

清儒學案

世章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五

天津徐世昌

越縵學案

越縵洞明三禮尤精小學博極羣書勤於攷訂兼尊宋學
謂可以治心生前爲詞章之名所掩歿後遺書漸出學者
服其翔實翕然稱之述越縵學案

李先生慈銘

李慈銘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悉伯號蓴客會稽人生
有異才長益覃思劬學於書無所不窺時越多高才生成推爲
職志初官戶部郎中光緒庚辰成進士歸本班補官後遷御史
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其職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權要
甲午夏中日啟釁敗聞日至感憤咯血而卒年六十有六少時

曾從宗先生稷辰游入四賢講堂後專治漢學仍服膺宋儒平生矜尙名節務矯俗流有裁制人倫整齊物類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少伸其復陳晝卿書云有正名二十篇頗自負爲內聖外王之學足以繼明夷待訪錄日知錄而起須俟身後始出說經確守乾嘉諸老家法於史學致力最深日有課記每讀一書必求其所蓄之深淺致力之先後而評鷲之務得其當復桂浩亭書云嘗讀詩之歐本義朱集傳書之蘇傳蔡傳其議論亦間有較勝漢儒者而國朝惠氏棟之易王氏鳴盛孫氏星衍江氏聲之書專述鄭義字字抉剔亦不免自相違反蓋康成總集諸義博觀會通千慮一失豈能畢照書注旣亡出於剗拾更不能無所躡亂使鄭君生于今世必不竟棄宋儒如惠氏王氏江氏之博也至程子之易朱子之易與禮尤與漢儒相輔不背惟宋

儒之患在不善學者盡棄訓詁名物以孟浪行之而謂易可無象詩書可無序則一切古書俱可不讀矣語極持平其著作於經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縵經說於史有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史論贊補正歷代史贖閏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攷明諡法攷南渡事略國朝經儒經籍攷軍興以來忠節小傳紹興府志會稽新志又有越縵讀書錄越縵筆記越縵堂日記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跼閣詩初集杏花香雪齋詩二集霞川花隱詞桃花聖解菴樂府凡百數十卷

參史傳

平步青撰傳

文集

五不娶七出說

大戴禮本命篇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為其逆德也

韓詩外傳

公羊注俱作廢人倫也

亂家子不取為其亂人倫也

韓詩外傳公羊注俱作類不正也

世

有刑人不取為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不取為其棄於天也喪

婦長子不取

韓詩外傳作喪婦之長女公羊注作喪婦長女

為其無所受命也

韓詩外傳作為

其不受命也公羊注作無教戒也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

公羊注作不事

舅姑棄悖德也

無子去為其絕世也淫去為其亂族也

公羊注作淫姪棄亂類也

去為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

公羊注作不可奉宗廟也

多言去

公羊注作口舌棄

為其離親也竊盜去為其反義也婦有三不

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

公羊注不窮窮也

與更三年喪不去

公羊注不忘恩也

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公羊注不背德也

公羊何氏解詁所說同後漢書

應奉傳注引韓詩外傳及白虎通嫁娶篇之言五不娶亦皆同

李慈銘曰古之致重於妃匹之際者其慎之又慎矣納禮之繁

重誥戒之周至重之以廟見遲之以三月而又有五不娶者以
謹其先有七可去者以防其後有三不去者以善其始終誠以
妻之言齊陰雖卑於陽女雖順於男而人倫之本王化之始君
后之尊臣民同之父母之尊子等之聖王固不願有一婦之被
棄而尤不忍有一女之失所婦而被出夫之所極不得已子之
所大痛也顧七出之條自漢律至今沿之不改其六者無論矣
至於無子非人所自主也以此而出則狂且蕩色者將無所不
爲而幽閒之化離者恐不知其紀極唐律疏義申之云問曰妻
無子者聽出未知幾年無子卽合出之答曰禮云妻年五十以
上無子聽立庶以長謂妻至五十未有嫡子聽立妾子之長者卽是四十九以下無
子未合出之斯言也可謂深知禮意而救世教之窮也蓋娶妻
以承宗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妻而無子情之所矜而禮之所

棄故不得不設為此條然必待至五十則有不更二年喪者寡矣古人三十而娶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而女子二十而嫁至於五十則貧賤有不富貴者亦寡矣是婦人竟未有以無子去者律雖設而未嘗用也而況諸侯夫人無子不出鄭君儀禮注

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

天子后無出禮儀禮疏引鄭君易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

遠道之而已

天子元士視子男今之五品以上皆古之諸侯

唐宋制正五品

上階封開國男

則士大夫家無以無子出者也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

人緩帶言姪娣有子則適不去今無姪娣而許有妾則妾有子

者妻亦不去也此七出之制盡善無可議也若夫五不娶之制

其四無論矣至喪婦長子不娶則古今紛紜未有定說或謂喪

婦當作喪父謂失父之長女也或謂喪婦長子謂長女無母者

自女之父言之為喪婦也夫女子不幸而失父母何罪於天而

棄同逆亂儒者求其說而不得於是閻氏若璩曰長子蓋女子
長成當嫁而適遭父喪卽曾子問所謂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
父母死致辭於壻則不娶是也孔氏廣森曰女子既長而未許
嫁疑其幼失母訓婦德不備人莫與婚故慎之不輕娶也夫由
閻氏之說是曰緩娶非不娶也且非獨長子也凡女子居父母
喪者何人不然由孔氏之說則愆期不許嫁者父母之過彼女
子何罪焉蓋嘗反覆求之所謂喪婦者謂喪夫之婦家有喪者
謂之喪家則婦有夫喪者謂之喪婦喪婦卽寡婦漢以後所謂
孀婦也說文及釋名皆曰霜喪也孀字不見說文蓋卽傅合喪
婦之義而爲之

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
惠于嫗孀是東漢已稱孀婦

長子者謂子已長

也古人不諱娶再醮婦人居夫喪畢得再嫁雖有子不禁故以
聖如孔子伯魚既卒子思幼孤而母嫁於衛不以爲非惟夫喪

畢而子已年長者則不宜嫁嫁則爲不安於室

韓詩外傳不受命也卽不安命

也大戴
誼同

詩之凱風寒泉所以作也故曰喪婦而子長者不娶設

爲此條所以達人子之志而救禮制之窮也蓋夫死則嫁定制

也子雖長不能以禁母也然父喪而母嫁人子終身之大恨不

幸之尤也幼孤緇裒無所識知則已耳若儼然成人而坐視其

母之更適人少有恥者所不能自安於世也聖人以是制之而

人莫敢娶則嫁者絕而倫紀之事嚴母子之恩篤矣嗚呼古先

哲王緣人情而爲之制如此其周且盡也是故君之於臣也不

曰不廉而曰簋簋不飾不曰污穢而曰帷薄不修夫之於妻也

卽萬不得已而當出亦必善爲之辭曾子之去妻也不曰不順

父母而曰藜蒸不熟王陽之去妻也不曰竊盜而曰取庭中垂

棗妻道臣道其義一也故妻之去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皆所

以正妃匹重廉恥周書曰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孟子
言太王之好色極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聖賢之謹昏姻而
防夫婦之道苦者無所不至也錢氏大昕著七出論其言偏激
作此正之

吉主練祥兩祭異日說

儀禮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鄭注不言言練之在何
日後儒或疑練卽小祥無二祭也以諸經傳考之而知其不然
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鄭注此
謂父在爲母也案凡期之有禫者如父母既沒爲妻亦當如此
夫期之練且與祥異月則三年喪之練不與小祥同日明矣又
曰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疏云練祥不主大功小
功也則三年期之喪先練而祥猶先虞而祔既爲兩事則練有

祭可知也又曰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鄭注未練祥嫌未祔祭序於昭穆爾夫既曰練復曰祥者以練而作主遷廟然後爲小祥之祭鄭君以祥爲大祥故有祔祭昭穆之言恐不然矣大戴禮諸侯遷廟篇曰成廟將遷之新廟此謂既練遷廟也其末云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此謂小祥之祭也穀梁文二年傳云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夫作吉主及壞廟皆大事也而皆於練則練之不可無祭又明也喪大記曰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既祥者謂小祥也祥而外無哭者謂大祥也蓋閒傳云期而小祥居堊室又期而大祥居復寢夫復寢者謂復正寢卽先爲殯宮之寢至禫而吉祭則復內寢是大祥以後不居門外之堊廬

矣以此知旣祥黝聖者爲小祥之居黝爲地飾聖爲牆飾是黝
聖仍爲聖室也惟練後則不暇治地但飾其牆小祥乃飾地耳
此尤易明者也大祥而外無哭者以大祥則已居門內之寢故
不復有門外之哭至禫而樂已在縣并不復有門內之哭矣惟
練之祭專爲喪服變除無筮日筮尸之事其禮殺於小祥故言
禮者多略之喪服小記日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
除喪也期而祭者謂小祥也期而除喪者謂練也祭不爲除喪
者謂小祥之祭非爲除喪以除喪自有練祭也合諸文以推之
凶事先遠日練祭當在十二月之末或十三月之初小祥則在
十三月之末矣練之祭旣無明文而古人文義從便往往以練
字代小祥禮之所謂旣練而歸未練而出未練而反及小記所
謂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凡此言練

皆是小祥也

夫之諸祖父母報說

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章夫之諸祖父母報鄭君注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賈疏云鄭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者此鄭旣破或解更爲或人本作成人今以意改而言若今本不爲曾祖齊衰三月而依差降服小功其妻降一等得有總服今旣齊衰三月明爲曾孫妻無服慈銘案此鄭君正喪服之名辨正尊旁尊從服之義明妻於夫之曾祖父母有服而不報夫之外祖父母有服而報所以補經之不備也其誼甚精而賈疏不能闡發之諸祖者上不得包曾祖下不得眩諸父而可以統外祖所謂別嫌明微也鄭於齊衰

三月章曾祖父母下注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會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輕也是謂曾祖以服數之差宜小功大功而今齊衰三月者尊其名而殺其月所以不大功者至親以期斷父母之三年本加隆而再期也父期則祖本宜大功亦以恩近而加期同之於至親也會祖之恩輕不得由小功而加至大功也然其正服本小功則妻從服降一等宜總矣曾祖之尊曾孫婦之恩輕故不爲曾孫婦報也夫之外祖父母者姑之父母也於夫爲外親之最尊者外親服本總麻加隆而至小功故妻從服降一等而總亦以恩姑而服之也而外祖父母爲之報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此鄭注之精義而宋人敖繼公近人程

瑤田猶不能達謂注文第二之曾祖父母當為從祖父母夫從
祖父母者父行也即諸父諸母而可謂之諸祖父母乎夫之從
祖祖父母尚有總之報則從祖父母親近者自有相報之服不
待更言矣而近儒如段懋堂氏猶謂注文第二曾祖父母當作
外祖父母阮芸臺氏猶謂堂據通典補從祖父母四字於注文
從祖祖父母下

案今內板通典卷九十二凶十四引鄭此注并無阮氏所云等文

甚矣鄭注之

不易讀也又思喪服經特著齊衰三月章於大功九月之上其
明曾祖之尊服至矣為傳者又重明之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
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作記者又引傳曰何如則可謂之
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古聖賢於正尊之服兄弟之名可
謂丁寧之至矣而唐之太宗賢君也魏徵等皆名臣也猶加曾
祖服為五月而至今因之至兄弟之異於昆弟喪服經傳尤彰

彰著明唐以前禮服諸儒人人知之而近儒如閻百詩任幼植等皆不能知宋之敖繼公乃謂大功亦兄弟服是不知大功有同財之義者也至曾祖齊衰三月之服包乎高祖以及百世逮見之祖自鄭注發之晉袁氏準宋沈氏括國朝顧氏炎武盛氏世佐褚氏寅亮戴氏震張氏履推闡之甚明而程瑤田猶謂高祖玄孫無服喪服經所不言者不制服也嗚呼是何悖古蔑倫無忌憚之至此也故嘗謂喪服足徵記一書實周孔之罪人不止爲鄭學之蝨賊也

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鄭注考

梁書儒林司馬筠傳高祖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

下當有三

年二字南史亦脫

章所言慈母如母

梁書脫如母二字南史有

是也二則適妻之子

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適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

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

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

梁書言上有此字衍南史無

擇

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子子便應三母俱闕邪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案梁武分別三慈多乖經義而譏鄭君提而不辨躡屬過言近儒褚氏寅亮駁之云內則師慈保本

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姆等其曰諸母卽庶母也武帝專以慈母等爲傅姆而遺諸母非矣褚氏墨守鄭君衛道甚竺然鄭君此章之注議者甚多胡氏培翬亦謂其與內則之注自爲罅漏閒嘗反覆鄭君此注及齊衰三年章注總麻章注禮記曾子問內則喪服小記諸注以求之而知其脈絡貫通條理精密惟此注實有傳寫上下倒易之處且歎世之能通鄭君之指者少也今列經注而爲辯明之具於下方覽者可以瞭然矣

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句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句貴父之命也注此謂大夫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案鄭君此注則於齊衰三年之慈母與小功之庶母慈己畫
然已明云父卒則皆得伸者大夫士之妾子父卒皆爲所生
三年與適妻之子同也

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
妻子

案公子者諸侯之子也公子厭於諸侯公子之子則不厭於
祖矣諸侯雖在公子之子亦得伸此服也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
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
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

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案云君子子則父在者以大夫之子及公子之子若非父在則與士同無緣特置此服故父沒則不服之矣謂父沒卽無此服非謂父沒則不服庶母也經傳旣明言庶母鄭君亦明引士爲庶母總之本服其內則之注亦云諸母眾妾也而此下云謂傅姆之屬是自相違反矣傅姆者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案此引漢制以相況謂今之乳母乃古之傅姆非古之乳母也內則注云可者傅御之屬也旣夕注云內御女御也是傅姆非父妾非慈己之庶母明矣內

則大夫之子有食母注云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然則鄭君此注他人無事不往下當接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其下方云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謂傅姆之屬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蓋自服之可知也句以上釋庶母慈己之義自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以下乃辨慈母之名云其不慈己則總可矣者慈己統師慈保三母言之謂若非此三母則自服爲庶母總之服也云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者謂師與慈母保母皆服小功以庶母本總三者皆以慈己加也蓋鄭意以國君之食子取士妻及大夫之妾大夫之乳母取之傅御故以三母證慈己之庶母外復引食母食

子之非慈母以別之注義本明而傳寫倒亂遂滋異說蓋未
細尋鄭注之脈理沿泥誤文遂不可通矣馬季長以貴人爲
適夫人是也適夫人之子尙然則妾之子不必言矣金氏榜
以注不及庶子爲闕漏非也鄭志陳鑠問汜閣引鄭注大夫
之子有食母句已在庶母慈己
者此之謂也上案鄭志此條采之
通典乃後人據今注誤本改之
總麻章乳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
者代之慈己

案養子者卽食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亦謂之乳母國君之
子則謂之食子無母偁國君之子於慈母且無服無論食子
矣鄭君注內則之食母引此經之乳母以釋之而此注謂養
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者非殊養子者於乳母亦非殊
傅御於賤者蓋鄭意欲以博乳母之名謂若始所選傅御之

養子者或有疾病他故更使賤者代之則亦為乳母死亦當服總也且此經雖主大夫而亦當兼士言之士之妻妾雖皆自食其子而或有疾病死亡安得不使人代之即庶人之妻亦有不得自食其子者凡此皆名乳母皆服總此聖賢之所以通人情而乳哺者恩之大赤子之所持重其名報其服亦所以重民生也賤者包外人言之若今之顧庸亦是也鄭君此注所以推廣經意而賈疏乃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乳母既提慈母於乳母又淪父妾於賤者五月三月之服殺亂而不分慈已養子之名牽合而失序謬之甚矣

通典引鄭志劉德問田瓊今時婢生口為乳母甚賤而應服總案漢末以俘虜

生口為婢如所獲羌胡及反者家口也此皆不應服

曾子問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

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
案此注以子游僂慈母如母故引齊衰三年之慈母以釋之
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
何服之有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
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

案此以與傅對言故引小功之庶母慈己以釋之所謂言各
昔有當也此注云大夫士之子連士言之孔氏正義謂士之妻
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己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
士耳又引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爲之小功
以士爲庶母總明士子亦總以慈己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
士也今案鄭君意以士不得備眾妾故內則之三母但指諸
侯言之喪服小功章連大夫言之以大夫得備姪娣三母之

擇理可無闕士則妻自食其子而已故庶母慈己之服不言
及士也然士之適妻子或妾子無母而命妾以慈己則仍制
此服固不待言所謂禮以義起也故此注連士言之以取互
文相備云父卒乃不服者與小功章注同謂父沒則服庶母
之本服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
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注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
固爲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

案鄭君此章之注皆爲國君之慈母言之經注之文甚爲明
白與喪服三年之慈母小功之庶母慈己爲大夫以下言者
絕不相涉以國君之子於三母無服大夫之子於三母則服
小功此不待辯者也而梁武乃謂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

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是蓋不知諸侯與大夫之別而又不知師保之慈卽小功之慈也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注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眾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

案鄭君此注以士妻指乳母在三母之外其曰士妻食乳之

而已者所以補經義之不具與下食子者節注互相明也段氏

玉裁謂可卽阿字是也義疏謂諸母指生子者之父妾大謬諸母對孺子言之謂孺子之諸母也猶庶母對慈己者之己言之禮文稱謂皆有一定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

大夫之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注賤不敢使人也

案諸注則三母之中無乳母至爲明皙乳母卽所謂食子者大夫之子謂之食母國君之子不謂之母也食子者猶養子者也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注謂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然則以君夫人之尊尙不使妾食子何論大夫以下乎喪服圖注乃云父妾乳哺誠爲謬甚而梁武云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又云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是又誤以三母爲必

須有子者與乳母混矣

又案鄭君之注三母雖止云人君養子之禮而鄭志陳鑠一作

鏗

問汜閣云爲庶母慈已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

母保母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有庶母尙無服何人爲

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汜閣答曰

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是則鄭君平日之論實以

爲此三母兼大夫言之故其弟子得以記論孔氏正義亦云

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

以上則具三母胡氏培翬以鄭注小功章爲矯揉遷就非也

喪服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注謂父命

之爲子母者也

正義引皇氏云此鄭注總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云卽也者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案據

正義所言則注文謂上當有卽字此不兼適妻之庶子言

卽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

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

正義引庾氏云鄭注此明庶子為適母後者謂此庶子皆適母

之子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假命之為母子也案為適妻後即為父後也故曰傳重不但命之為母子也

緣為

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為後

正義注不云命後己妾唯

言後父妾者緣己妾既可為慈亦可為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

案正義云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為慈母後之例觸類言之

則妾子亦可為庶母後亦可為祖庶母之後庶母謂經有子

而子已死者祖庶母亦經有子今無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

故也案此之庶母非慈己者也但父命之為後而已若齊衰

三年之慈母如母則不必先有子以傳明云妾之無子者也

即三母亦不必皆有子大夫及大夫之子於庶母皆無服不

論有子無子也國君之子於三母本無服亦不論有子無子

也總麻章士為庶母傳注及疏皆無分別有子無子之文且

爲慈己之服與爲後異爲後必須有子者其服以三年慈己不須有子者其服以五月此名義之不容混者也爲後者亦止生養之如母死喪之如母於子祭於孫止不世祭皆與慈母同而已故鄭君別言庶子之爲後者傳重以明之正義引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是也

合諸經注以觀之據禮經之文慈母止一而已齊衰三年之慈母如母是也據鄭注之文小功章之庶母慈己卽內則之三母三母雖有師保慈之分其實皆慈己而已是慈母有二而實則四然三母終不得正名之爲慈母則慈母亦止一而已至乳母注云賤者代之慈己者此慈卽字字慈己者猶養己也與庶母之慈己義異則大夫士之制並無三慈之名也國君及國君之

子惟有師保之慈母亦無三慈之名也而梁武強爲分別名曰
三慈其誤一矣又云兄弟之母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
實有殊加夫禮云公士大夫爲貴妾總士無貴妾有子則爲之
總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未聞長妾之禮有殊加也且先有
子者不必定是長妾其誤二矣又云經言君子子者雖起於大
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貴人之子也總言
曰貴則無所不包案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
鄭注公子君之庶子也麻者總麻之經帶也麻衣者如小功布
深衣也夫爲其母服尙不得伸豈反於慈己之庶母從乎加服
其誤三矣至鄭君必主庶母慈己爲大夫之制者以經言君子
子雖可兼乎士而君子之稱經典多主在上位者又傳言貴人
之子士與士妻皆不得當貴人之名也又以內則之三母例之

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大夫有二妾則備娣
姪二媵更有傅御之屬足以取擇三母士惟一妾故士昏禮云
雖無娣媵先明士止一媵或有娣無姪或有姪無娣雖亦有御
者何足以擇三母乎魏書臨淮王孝友傳云古諸侯一娶九女
士有一妻二妾曲禮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安生亦云

士有一妻二妾二妾者謂一媵一御也白虎通專主媵言之玄
熊皆連御言之其實一也是則士無三母之證矣沈氏彤謂士
亦姪娣具以顧亭林謂士無姪娣者非金氏榜以君子子爲士
之子皆未達鄭愔者也然鄭意雖以爲士無三母而庶母慈己
者則自可兼士言之故注明云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卽
孔冲遠所謂士不必具三母者耳而司馬筠乃謂慈母之服止
施於卿大夫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則又誤會鄭

義矣若梁代此禮之議則又有說梁書太祖五王傳云安成康王秀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聞太祖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並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案太祖者武帝之父順之本齊臣官止丹陽尹武帝踐阼後追尊爲太祖文皇帝當其命陳爲母子時實大夫也子雖貴不爵父禮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是秀與憺比始封之君猶用大夫士禮也文帝命爲母子而陳又無子是齊衰三年章之所謂慈母如母也天監七年陳太妃薨秀爲江州刺史憺爲荊州刺史並以慈母表請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命二王諸子攝喪祭事因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周捨司馬筠皆執禮經爲議而武帝不從遂定適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竊以爲是重失禮之大也

秀愴當行三年之喪而不行皇子無慈母之服而爲服武帝本
出儒生而任肫武斷勇改古禮亦已甚矣末世之制多不足言
而梁武三慈之辯後儒多惑之雖以近世如胡氏培翬之顛精
禮學亦以其議爲是儀禮義疏多出方氏苞之手亦取其義而又誤以武帝語爲司馬筠語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故爲詳辯之至金氏禮箋之駁鄭義凌氏
曙禮論已辭而闕之而近人林氏昌彝三禮通釋全襲禮箋掩
爲己說益不足詰矣

趙新又同年左傳質疑序

己卯閏月同年新又太守自津門寄示所著左傳質疑三卷循
而讀之其言皆實事求是不務爲攻擊辯駁之辭每樹一義必
有堅據每設一難必有數證其卓犖大者如論春秋之託始隱
公以隱公賢而其後無聞有魯國者皆桓公之裔魯之君臣無

道及隱公者故春秋表章之猶論語之稱太伯爲至德策書之

與載書簡書各不同

載書不同以祝鮀述踐土之會次序與春秋所書絕殊爲證簡書不同以慶封言楚

公子圍弑其君麇而春秋書楚子麇卒之類爲證

晉文公周襄王之入不書一以文之

殺懷例當如齊商臣之弑舍書爲弑君一以襄之出來告難而

魯卒不遣使其入也亦不往賀故皆爲之諱弑君之賊非一人

者經不悉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以公子宋爲主者時歸

生當國以此自解傳從而述之諸條皆大義微言深裨經旨論

一車十人之制申王氏述聞之說春秋兵農已分申江氏羣經

補義之說及以舟爲梁甸賦用牛諸條稽綜典制勅發宏議論

魯三家公宮所在

謂季氏居北門與郈氏鄰叔孫氏居西門孟氏居南門與臧氏鄰公宮當居城中皆鉤抉

傳文及水經注諸書極有依據

周王城成周之分魯廟偁太室偁宮之異鄭太

宮之有兵庫晉廟之在曲沃駁述聞在絳之說齊魯南門皆名

稷門其內皆曰稷下亦作棘下魯之雩門以雩壇名在南門之

右不當從水經注稷門即雩門之說陳鄭皆有墓門以城門近

墓而名引陳侯挾其太子奔墓及晉葬厲公於翼東門外齊側莊公於北郭晉侯圍曹門焉輿人曰稱舍於墓及孟子

言東郭墦間之祭秦械林當在今鳳翔縣境以顧氏大事表謂

皆城門近墓之證引漢地理志右扶風雍下注云械陽宮昭王起

在今華州者非是械陽宮當以械林之地得名若在華州則涇水不能至華安得秦人毒涇及辨大事表謂春秋時楚地不到

之後晉師更進反在其境以楚貢包茅據史記正義稱辰州瀘溪縣有包茅山

湖南之誤文選五臣注菁茅生桂陽水經湘水篇注零陵郡有香茅辰州桂陽

等皆湖南地皆足以決千古之疑輔六經之訓其他辨析字

句疏證疑滯如言君氏卒之當從左氏齊仲孫來之不當從公

穀平王崩陳哀侯卒傳皆以經書日在前者從赴為不可信都

曰城邑曰築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之散文可通以及傳文引詩

書之不同皆折衷至當攷桃無山酈注之異讀水經淄水篇注以無為山名引

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疑酈氏所見本當作吾與子桃辭句與之以無山及萊柞乃遷於桃魯之郎有兩

地其戰於郎之郎在南門外鄭之制有兩地其傅虎牢者為北

制郟衍之當連讀下平日衍即周禮之原隰墳衍春秋時晉有瓜衍魯有昌衍漢志南陽郡有杜衍北地有

胸衍西河有廣衍令狐刳首之屬晉非屬秦亦為言輿地者之準埠至

言嘉父之為黃淵字叔巖之為羊石虎字公治長之出於襄二

十九年之公治蓋以王父字為氏徒人費之即御人以述聞言

徒人當作侍人為非引莊二十八年傳御人以告于元杜注御人夫人之侍人下文費曰我奚御哉可知

徒人即御人詩徒御不驚徒御二字通用暴妾使余暴妾二字當連讀以述聞言暴

字當在上句蔑字上為非引漢書丙吉傳暴室嗇夫顏注主織作染練之署蓋古者女子有罪下暴

室即周禮之女子入於春稟晉語有女工妾即暴妾也魯人之皋皋與覺蹈為韻下文書

憂為韻衡而委蛇必折引莊子達生篇注以委蛇為泥鰌衡者

橫道而行也皆善於持論令人解頤言春秋之曹未亡故孟子

時有曹交以經書入不書滅傳言滅者君死曰滅猶狄殺衛懿公經書狄入衛而傳云遂滅衛也言史記趙氏立孤之事未必盡誣以韓厥言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知當時諸大夫共攻趙氏而晉殺先穀盡滅其族其討同括也當亦然觀武畜宮中田與祁奚則搜宮索兒滅趙分地亦有其事皆足以自申其說近日經學大師碩果不存閒有雋異之士又好爲高論標舉公羊攻擊左氏兼及穀梁昧是非之公涉蹈虛之弊獨稽中宿彥如李次白氏之左傳賈服解輯述鍾子勤氏之穀梁補注皆潛心攷索紛綸古誼道光以後所出之書以二書爲巨擘君旣稽之宿學又爲鍾君弟子淵原演深博而知要至君所疑傳文有後人羸入獲麟以後皆出他人論雖有據然自處者爲劉見疑正義登臺數語致辨釋文後世沿流益滋異論甚至桐城姚氏疑傳

文多爲吳起所竄故於君此言不敢附和恐啟學者以疑古之
漸其辨叔孫穆子之卒爲季氏所誣以昭子爲忠於魯君則鄙
人素論竊有未同蓋叔孫氏實季氏之黨觀指楹可去及叔出
季處之言其爲黨交已可槩見而昭公之討季氏也是春昭子
方爲意如逆婦於宋至於臨時如闕明爲避君饒戾帥師實由
豫誠其後不敢逆昭公之喪傳季孫之命廢久立之太子去從
亡之故臣是其父子爲意如私人無所逃罪故范獻子云叔孫
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此其實錄也納君祈死之言不敢
等文之意如亦以其素黨我而不忌不然昭子非季桓之比饒
戾非陽虎之儔豈有主實忠君而臣敢首逆者乎抑豈有媮實
因季死而其子甘爲季用者乎夫昭公之立未有失德易繯故
衽小節難言而穆子當時深致詆毀且曰若果立之必爲季氏

憂夫昭果不君魯之憂也何侮季氏如能害季卽強公家慶之不遑何云爲患此尤其世爲季氏死黨之明證也又據叔向譏景王之言謂左氏議禮未協誠深通典禮扶持名教然余以爲此左氏之微文見意非真有取乎叔向之言也蓋當春秋之季諸侯之臣多爲巨室私人不知有君臣名義如師曠之議衛孫林父出其君爲其君實甚史墨之謂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雖死於外其誰矜之女叔寬之謂萇叔違天必有大咎皆悖義傷教公相訟言而多出於世之所謂博聞通達之君子左氏身當其世蓋深惡之而不敢顯言故備載其詞以著其醜俾後之有識者誦之以知履霜堅冰之漸而昭公之朝晉也贈賄郊勞無失禮晉侯善之而女叔齊以爲是儀非禮夫以朝事言禮則盡禮而止矣乃必抑之以爲不足言禮魯之葬齊歸也公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五
三
不感史趙以爲歸姓不思祖不歸也夫葬親當感何論其母姓
使其母爲風姓熊姓則將何解乎是不感者亦季氏之誣辭而
晉之士大夫皆背公相黨以實其言成十四年傳曰春秋之稱
微而顯志而晦烏虜此左氏述夫子作經之旨卽自述其爲傳
之旨也良史苦心貴在善讀略舉平日一得之見以復於君願
君之益有以教我

附錄

先生論明儒學案云南雷於此書用力甚勤誠有明一代道學
之囊括然其意專主陽明之學故雖先時之薛河東吳崇仁同
時之羅太和羣推爲程朱適嗣者亦致不滿之辭然陽明功業
文章自足照耀千古其於理學別提良知二字獨闢宗門雖事
由心悟非取新異且以救正末流亦非無功要成其爲一家之

言則可標以爲千聖之的則不可蓋自南宋以後儒者皆不熹
實學而熹空言遂各標一說以思自異於是性情之字出主入
奴理亂之篇殫麻罄竹心意忽先而忽後知能或合而或離究
其指歸要無真得其實由凡入聖合智與愚則論語之居敬大
學之慎獨孟子之養氣三言已盡人人可爲何必衍支蔓之浮
辭師禪宗之語錄徒形扞格適墮機鋒而積習相沿賢者莫免

日記

先生與顧河之書云說經之家昭代爲盛乾嘉之際碩儒輩興
然至劉申甫臧在東陳碩甫諸先生出拾遺補闕其學愈密而
尊奉西京藉薄東漢頗詆康成以信其說故孫伯淵氏謂近來
學者好攻鄭氏其患不細蓋孫氏同時若程易田氏焦里堂氏
皆喜與鄭爲難而段懋堂承其師傳之說亦有違言卒之姚姬

傳陳碩士輩借端排毀經學遂微不及卅年漸滅殆盡好高之過其弊至此嘗謂鄭氏徧注六經數百萬言既繁且博自難並絕小疵又時習識緯朝廷所尊狃於聞見閒一援引以曉愚蒙不得爲過著述既多門徒益盛復不免假託師說雜糅其閒故或先後不同從違不一後儒挾私尋釁譬于江河之大求泥沙之微固無有不得者也莊珍藝有言漢學之存于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同要當珍若拱璧至如孫氏之注書酷信緯學劉氏之說春秋尊奉公羊力申黜周王魯三統之義謂夫子借以行天子事莊氏謂夏小正卽連山易改其名爲夏時明堂陰陽經此皆意過其通驚世駭俗反爲宋學助之攻矣

文集

先生書沈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云古未有形聲訓故之不明而能通經者未有名物象數之不講而能知學者夫朱

子理學之宗而或推爲集經義之大成者也然其言曰一書不
讀卽闕一書之義一物不知卽闕一物之理此不特訓故不可
略而詞章術數小說釋老亦在所不棄矣且經之須訓詁其事
甚蹟其功甚勞其效甚微昔人亦何好焉而必孜孜於拾遺掇
墜抱殘守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不得已者蓋章句不明卽經旨
晦文字不審則聖學疏節文度數形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食
貨輿圖均不得其要竄都羅臺山爲宋儒之學者也而其言曰
訓故不明則文字不眞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是誠見其本者矣

同上

先生擬宋史儒學傳序云自漢書傳儒林歷史因之至宋而有
道學之別嗚呼誰爲此名可謂不學者矣道者六經是也儒者
之所習無二學也維伊維立教漸爲空虛謂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思意命脈真傳至是始出漢唐千載未涉其境更取異名別
於儒林以文其不學之跡言語日繁性道日歧沿及明代五百
餘年遂無言知學問者顧其人類能狷介自守若真德秀魏了
翁楊萬里陳傅良葉適袁燮之徒亦皆有功業卓卓可稱者固
不可謂性理之學無裨實事矣同上

先生官戶部時尙書朝邑閻公方嚴覈名實下教諸曹郎分日
入謁尙書坐堂皇旁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隸呼囚
者然吏持牒至先生手書累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
輕量天下士伉直激切若昌黎與張僕射書走筆付吏去閻公
得書頗善之事遂已平步青撰傳

先生矜尙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以
是人多媚之然虛中樂善後進一言之合譏之不容口門下著

錄甚眾平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同上

越縵弟子

陶先生方琦

陶方琦字子珍會稽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督學湖南勤求賢雋惟日不足以憂歸服除赴京數月卒年甫四十平生博綜羣籍汲汲於古述造無間歲時治易鄭注詩魯故爾雅漢注又習大戴禮記其治淮南王書以推究經訓蒐采許注拾補高誘再三屬草砭砭十年實事求是有淮南許注異同詰許君年表漢孳室文鈔駢文詩詞

參史傳 復堂文 續亡友傳 家傳

陶先生濬宣

陶濬宣字心雲號稷山會稽人幼孤好學博通經史深於金石碑版之學光緒丙子舉人王祭酒先謙視學江蘇聘任襄校佐

祭酒輯東華錄張文襄時督兩廣聘主講廣雅書院官道員不仕歸建東湖書院於東郊烏門山麓經營二十年後改通藝中學堂宣統元年復改爲法政學堂家貧興學艱苦拮据鬻字之資悉充校費實開越中新學之先三年卒年六十六著有稷山文存修初堂集通藝堂詩錄稷山論書詩

參家傳

文集

紹興東湖書院通藝堂記

昔者仲尼有言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蓋古無經名目之曰藝期致用焉漢志易書詩春秋禮樂標曰六藝列朝史志曰藝文曰經籍一也自後世尊聖言爲經專以技術之事爲藝儒者但高虛聲不求實用經與藝始歧而爲二而中邦

學問之拘墟人才之衰落自此始已說文執種也箋傳並訓藝
爲樹段玉裁曰儒者之於禮樂詩書猶農者之樹藝也故以六
經爲六藝史稱聖門高才身通六藝其所謂通非故訓名物高
語性道已者必周知其理所當然又實試其事所必然其體各
具其用各足會而通之由六者而推之萬事萬物一也古之學
者三年通一藝非通一藝不足治羣藝非通羣藝不足治一藝
後世學子所致力非必離此六者而安所已習毀所未見終以
自蔽其諸失志而妖逐末而蠹班氏所謂利祿之途揚子所謂
學爲禽犢者無譏焉卽曉曉然奉一先生之言規的號召厥所
依據弗出漢宋兩家互爭雄長而漢學家流弊在碎義宋學家
流弊在搗虛要皆無關大道不周世用其有屏兩家之習貫漢
宋之郵者文儒無異傳經人無異師相推相盪謂稱通儒迺或

攷之於古而通推之今未必通箸之於言而通核之行未必通持之一身而通措之天下未必通世之詬儒者至謂天下事非儒生可屬而儒生實不足屬天下事豈卽六者之經并詬之此近百年來他洲之客所由扼其亢擣其空者也微積元代之術中外同實而異名聲光化電之機西人攘中以成法繼幽鑿險旁貫支通轉環之理時會與焉而繭然守古者熒其聽瞠其眦且鄙之夷之曰藝也藝也於虜彼陟顛而遺本此循本而迷顛庸愈乎夫知古而不知今是爲迂儒之蔽知今而不知古是爲俗儒之匱世變亟矣國家旁求自強之術可謂勤矣而當代士夫守舊者狃於泥古維新者偏於徇今濬宣睞睞焉憂泥古之守隅而昧方憂徇今之獲支而亡幹冀得一目洞萬古用隨一時之俊與之言天下事不可得退而迫然思鬱然歎愾然而寤

謀乃正告天下學者曰游藝本乎志道致用原於通經兩漢之
閒儒者治經皆以經世若以禹貢行水春秋折獄詩三百五篇
當諫書六經之文無一字不可發於政見於事學者讀一書必
求一書之用遇一名一物必格一名一物之原究古今治亂之
迹參宇宙利病之情窮事物終始之故毋盡於學成而上藝成
而下之分所謂讀書貴博貴精而尤貴通焉闡經術爲變法之
本酌古訓爲救今之方發明聖制探測微言毋守舊而非今毋
說新而厭故經與治爲一貫文與事爲同條庶藝而道矣抑吾
說更有進道寄器者也道器無異體道者器之道不可謂道之
器未有弓矢無射道未有車馬無御道未有玉帛鐘鼓無禮樂
道未有刀筆籌觚無書數道器成謂之藝藝成謂之道道得謂
之德天下無無附麗之道卽無無寓道之器道與器爲變通氣

與時為化裁者也羣萬不同同歸於用聖人所不知匹夫婦知之而道之歧異百出者視地球等等之物之事質點起滅蕃變懸絕不可致詰天若一任其生之作之在其中而無權而林林芸芸反反復復云道云理皆貫於一其效實則異其儲能則同

萬物起於一點地球亦點也桃李之子中含一點所謂仁也西人謂之儲能物始於同終於異始於

異終於同一木之材製成十器貴賤迥殊此始同終異之說也百材之品製成一器渾合無閒此始異終同之說也

動植羣物莫不可視此類推此古今之公理也今天下震撼於域外之觀若冰炭若水

火若秦越之背馳不知通貫合并之理反儲於積不相能之間

中邦學問燬於秦隘於漢蔽於宋支離穿鑿於今民智未開大

道晦絕二千餘歲矣其晦焉其絕焉晦於同絕於同今且自異

我者而禳之而發之至拙出至巧至陳出至新至庸出至奇如

陰陽之相生如水火之相濟異者同之莛背馳者合轍之軌也

東西二人各自背馳不已至極外自合此背而合之證二冷相
遭或成涸熱二清相雜忽見濁泥此同而異之證夫因匱就簡
顯已守殘止境也對鏡而明相礪而善進境也性情心術萬古
不變者也學問知識萬變無害者也物之競者求精愈競則愈
精今天下之不幸實天下之至幸也是非負燭遐慮識時巨子
惡足語此哉蓋中西學術之不同尤犖犖大者中曰尊古西曰
掩古一事一言必述古昔不敢鑿空等而上之由宋而唐而漢
而周秦尙矣西人則否後出之學必突蓋曩哲掃滌空之故英
自威里士格蘭特斯賓塞爾達爾文赫胥黎法自古維爾蘭麻
克爵弗來德自方拔萬俾爾美自圭列氏言天學言生理言天
演諸書出一時宗尙舊籍屏廢

按荀卿斥墨宋詆慎田譏惠鄧而罪子思孟子韓非賤儒墨稱

五蠹盡攘當世政治家它若申商鬼谷之流皆奄闢舊籍成一
家言周秦諸子掩古之學與西人同愚故謂西學出於諸子詳

下子學
堂記

西人矜新以壓故中人摹故以爲新然尊與掩背而合

者焉異而同者焉無故不能生新無新不能拓故

譬之五穀之種新穎出則

舊質無用然謂舊質脫棄則可謂新穎非本之舊質則不可希臘拉丁之制度文章迄今西人多誦習以爲博雅足徵西人亦

知尊古也

采西意行中法采西法行中意晝夜異候而成日寒暑不

同功而成歲此濬宣通藝之意也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

人窮物易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安得天下億萬學子如夢覺

痿起忽生動力大地流轉熱鎔冰遷所謂靜極而動翕極而闢

之際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王先生繼香

王繼香字子獻會稽人世以孝友文學爲鄉里所重光緒己丑

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改河南知府不數年卒居鄉日宗先生稷

辰設四賢講堂先生時聞緒言極荷獎許宗先生歿先生以振

越學之墜緒接躬恥之傳薪屬望後來見於所為四書體味錄
殘彙跋嗣游越縵之門潛心攷訂尤精金石之學著作甚富俱

未刊行

參家傳 躬恥齋
四書體味錄殘彙

案先生主講南北諸書院著弟子籍者甚眾皆著作無徵

未敢濫列

越縵交游

張先生之洞

別為南皮學案

王先生先謙

別為葵園學案

周先生壽昌

別見湘鄉學案

黃先生以周

別見傲居學案

譚先生獻

別見曲園學案

朱先生一新

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義烏人生而肫厚三四歲時見羣兒嬉戲慮其失足輒趨掖之其祖常曰此兒心地極好他日必不肯爲自了漢年五歲從師識字聞隔坐童誦中庸論語卽默識之比師授讀已半成誦年十五遭寇亂戢景窮谷不廢繙閱弱冠後研究經史窮極精奧而務求其通嗜濂洛關閩之書六七百年來鉅儒纂著皆能言其得失光緒丙子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典試湖北取士尙實學補陝西道監察御史上豫防宦寺流弊疏劾及內侍李連英降主事旋以母疾請急歸臺省同官祖送京師士民皆目爲真御史旣歸曲盡孝養布衣疏食無異寒士南皮張文襄時督兩廣延爲端溪書院山長復聘主講廣雅書院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院中生徒有聰穎喜新奇者必導以正大篤實久而悅服先生持躬接物冲

夷和粹無疾言遽色褊心苛論所篤守力行者在一誠字謂上
自君國下及家庭苟有齟齬皆由積誠未至以此深自刻責其
學務通經以致用故爲詞臣志在論思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
不憚展轉入告爲言官則惟論理之是非不計事之利害凡防
微杜漸不敢緘默以自安其主講書院辨章學術誘掖人材不
惜瘖口曉音反覆論難甲午夏卒年四十有九遺書有無邪堂
答問五卷漢書管見四卷奏疏一卷佩弦齋文詩存五卷外集
四卷總爲拙盒叢稿尙有京師坊巷志德慶州志東三省內外
蒙古地圖考證

參史傳
行狀

無邪堂答問自敘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尙書督粵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
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

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專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
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記質疑問
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徧觀
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游西樵三人者舟
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
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爲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
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
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爲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
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虜自羲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
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間道術分歧蠡午旁出人
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
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分派別一若終

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其爲學者自歧之歟而况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爲是言也擿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己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滋大矣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菹旣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蘄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尙志所爲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恆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己者也

余誠譎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眾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烏虜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尙其顧名思義而毋或瞽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

文集

答陳生鍾璋問王陽明學術

陽明天分卓絕其言直指本心簡易切至處有益於學者以之救近日漢學家支離破碎之病尤爲對證良藥但與朱子相較則精粗疏密之間不可以道里計朱子爲學之功散見語類文集者陽明傳習錄之說多與異趣固不待言而朱子訓釋格致之旨大要盡於補傳一章所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大學之

明德陽明之良知也孟子以孝弟言良知陽明則以知覺運動言良知孝弟爲仁之本此惻隱仁之端蒸民之詩所謂有則也知覺運動雖亦本乎性生而有氣稟清濁之不同苟失其養則易爲氣拘物蔽故曰物交物則引之矣蒸民之詩所謂物也宋儒言性必分義理氣質者意亦同此有則之性當擴而充之此卽孟子之所謂良知陽明之所謂致良知亦卽大學之所謂明明德也有物之性則所稟有剛柔清濁之不相侔所發卽有喜怒哀樂之不中節而天下之事物本有一定不可易之理吾以氣拘物蔽之私意參之則應一事處一物必盡淆於意見而不得其當聖賢知其然也故有格物窮理之功而窮理格物之功其事甚繁其義甚大初學何從下手故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如愛親敬長此秉彝之本乎天者仁義禮智亦四端之根

乎性者中庸所云天命之謂性也此人之已知者也顧人人同此秉彝何以或爲聖賢或爲桀紂是在擴充而已苟日充其氣稟之濁者惡者則馴而至於桀紂也不難苟日充其氣稟之清者美者則馴至於聖賢也亦不難析之不極其精將誤以濁惡者爲清美者之所發而處事接物無一得當矣且人人知當愛親而得其道則爲大舜不得其道則爲申生循是以推天下事萬變無窮而皆各有其自然之則與夫當然之理冒昧以應之非太過卽不及此非徒良知之所能盡也吾未聞孩提之童而遂能爲浚井完廩應變之方于田號泣怨慕之事也使舜不能窮事物之理至乎其極則亦爲井中之泥廩中之灰已耳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曾子大賢臨事猶不能無幾微之惑況於千百庸眾中而謂可致吾之良知率爾以應之哉且陽明之所

謂良知又混物與則而一之與孟子之專指有則而言者不同
心與性有別也復不言人性之善而言本心之明歧之又歧夫
心雖所以具眾理應萬事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危惟微操
存舍亡古聖賢莫不於此致其戒慎恐懼焉大學先格致而後
誠正物之不格知之不明誠於何有格致誠正者所以明其明
德而葆其良知也今不用格物窮理之功而曰吾心自有良知
復不嚴心性之辨而卽以本心之明爲良知則彼倂規錯矩者
皆可託於小德出入之說而曰吾心之本明如是是卽吾良知
也蕩檢踰閒者亦可託於食色爲性之說而曰吾心之本明如
是是卽吾之良知也王學末流猖狂恣肆如顏山農何心隱之
徒旣已詭誕不經李卓吾更復非聖無法以讀古書者爲俗儒
以拾宗門糟粕者爲俊士學術旣壞國步隨之此雖非陽明所

及料而實其講學之宗旨稍偏致人才敗壞於冥冥之中而不自知是故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也

又答問劉氏台拱論為人後者不降本生服

古者服不貳斬

今制猶然惟出仕者始貳斬此古今之通義也

父在則為母期厭於所

尊也為人後者為其本生報經有明文而斬衰之服惟子為父

諸侯為天子大夫士為君妻為夫妾為君以及為人後者始有

之皆所以重名分雖以母之尊親不得與焉

齊衰三年父沒則然與今制異且非

斬衰也

既為人後則以所服服之雖古人重大宗之義而於情固

不容分致於禮亦不得貳斬嚴之至也慈母之服特貴父命

見儀

禮喪服傳

齊衰三年與母服同若推斯義以還服其本生用斬衰則

違不貳斬之義用齊衰則無端而降父服為母服進退兩無所

據且古者大宗有收族之義故族人亦為之報小宗可絕大宗

不可絕乃明大宗以承祖禰不當絕之之義苟有支子則小宗

亦自可繼非謂小宗必當絕也先繼大宗若支子多則小宗亦可繼後世無承祧

之重無收族之義則大宗與小宗同而為人後之制小宗與大

宗亦不得獨異以古制論之今人但有小宗而無大宗蓋宗法

既亡譜牒難考即有聚族而居至數百年者其大宗亦多降為

阜隸既無爵土相傳即無收恤之誼無大宗之實而徒以大宗

之名歸之欲行古制於今日其多所窒礙也宜矣今惟有世爵者乃可言宗

法而自族人以外海內曾無幾家此數家者亦未必族人繁衍又何宗法之可行三代宗法之行親親

也而尊尊貴貴之道寓焉今士無常貴民無常尊世登顯仕者

未必即是大宗之子必欲論此普天下惟衍聖公一家耳自宋南渡

後亦以小宗為大宗今襲爵者非大宗也其大宗世嫡在浙之衢州蓋隨宋高宗南遷者故衢州孔氏有五經博士一人慈

母之服初非當服者見會子問特承父命而服之今以本生父母之

尊而忽躋於父妾之賤欲厚其所生反乖其名實人孰不思隆
生我之恩聖人特制爲人後之禮使之移本生之恩以篤於所
後此中輕重權衡自有精意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見利忘義因
財產而爭繼者使劉氏之說得行恐張璠桂萼之徒接迹於天
下矣

答林生鶴年間程子性中無孝弟語錢竹汀謂極有病

程子此言乃門人記錄失其語意之輕重集注引此文不敢專
輒刪改實則其意謂性乃包四德之總名孝弟亦仁之所發若
論性體則言仁而孝弟已在其中不必復言孝弟但行仁必自
孝弟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注
上下文語意本自明晰其云仁是性孝弟是用一主其所存言
之一主其所發言之初無病也獨此二句下語太重遂爲後人

口實不知朱子論語或問中論此二語至詳凡近儒所致疑者
朱子早已見及矣毛西河詈此二語較竹汀尤甚至謂宋儒忽庸行而索之空
虛此乃漢學家口頭語動輒以此詈之實未嘗細讀宋儒書也
其辨主一無適天卽理二條尤爲無理取鬧凡漢學家支離如
此類者當分別觀之毋爲所眩惑也

答周生梁基問蘇頌濱駁孟子性善之說

楊子云人知仁義禮智之出於性而不知暴慢貪惑之亦出於
性也蘇氏之說蓋本此然非善讀孟子者孟子云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性善故可也至於爲與不
爲則仍視乎其人耳而蘇氏之闢孟子乃曰有惻隱之心亦有
殘忍之心有羞惡之心亦有無恥之心云云是必人人皆善人
人人皆堯舜而後可謂之性善也豈知孟子之言有惻隱有羞

惡卽孔子所謂相近也性也蘇氏謂有惻隱亦有殘忍有羞惡亦有無恥則孔子所謂相遠是習而非性矣孟子可議孔子亦可議耶今姑就其言詰之其謂有惻隱之心亦有殘忍之心固也而不知雖殘忍之極者亦時有惻隱之心其謂有羞惡之心亦有無恥之心固也而不知雖無恥之極者亦時有羞惡之心推之辭讓是非莫不皆然觀丹朱之不肖而賓虞乃以德讓稱象至不仁而見舜時仍有忸怩其理尤彰彰可見蓋仁之端義之端特就其天真之流露者而言所謂平旦之好惡其與人相近者幾希固不能執其旦晝所爲之不善而謂人性之非出於善也然則古聖賢垂教萬世之言殆非後儒所可輕議矣

附錄

先生嘗謂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穿鑿

附會經學之蠹也徒沾沾名物器數繁稱博引震炫一世而治術學術之廣大精微者轉習焉不察國事人心亦復何補若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故於輿地經濟尤極究心凡所議論皆有實際非徒爲大言者比

朱懷新佩弦齋雜存跋

道咸以來士夫好講西漢公羊之學浸淫漫衍其流弊至於蔑古荒經先生引以爲憂抑之甚力答康長孺三書於僞經改制

辯論詳盡又與論性書絕不苟同

尹恭保撰傳 廖廷相撰行狀 佩弦齋文存

先生官京師嘗於重九日偕桐廬袁爽秋戶部秀水朱亮生太守貴筑黃再同編修游西山歸途遇雨感疾作狂語大致謂民窮財盡不力求振作非祇外患必有內憂而尤以俄爲大患聞

者咸歎其忠讜之蘊蓄有素也

尹恭保撰傳 廖廷相撰行狀

先生主講廣雅書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

仿古顓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延四分校主之諸生人賦以册記

質疑問難以次答焉成材甚眾

佩弦齋文存

...

...

...

...

...

...

...

...

...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五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六

天津徐世昌

若汀學案

若汀精研算術彙譯諸書皆切於時用尤能實施於製器
顧其自信仍在著書述若汀學案

華先生蘅芳

華蘅芳字若汀金匱人父翼綸道光甲辰舉人官江西永新知
縣勤吏事巨猾阻險縱其黨出掠翼綸單騎往諭之使縛殺人
者以獻咸服其罪擢知府辭歸不復出先生年十四得程大位
算法統宗殘帙讀而好之不數日盡通其術翼綸授以九章算
術數理精蘊諸書學益進乃使從同縣歲貢生鄒安鬯游徧讀
秦九韶李冶朱世傑諸家書通天元四元之術校數書九章補

宋景昌校勘記所未詳咸豐初西人於上海開墨海書館代數
幾何微積重學諸書次第譯行先生與同縣徐雪村益相砥厲
目驗手營顧不獲實試偶有疑難斷斷日夜不休必求通其奧
窾而後已知三稜玻璃分光七色求之不得乃以水晶印章磨
成三角以驗之知槍彈行拋物綫雪村以爲仰攻俯擊當不相
同乃遠近多爲之鵠射擊測視其好學深思實事求是類如此
同治元年曾文正辟雪村佐軍招先生偕往雪村造黃鵠輪船
繪圖測算推求動力蓋先生之力爲多文正以奇才異能奏薦
及文正督兩江於上海設江南機器製造局使先生佐雪村爲
之經始旣又於局附設繙譯館二人分任譯書雪村任化學汽
機先生任算學地質其後遂各以專門名家先生招趙靜涵爲
助譯成測繪數理法律醫學諸書凡十二種百六十卷譯本文

辭暢朗論者謂足兼信達雅三者之長西士傅蘭雅著譯書事略備詳其事其閒嘗再至天津佐海光寺製造局武備學堂一至湖北充自強學堂兩湖書院教授其在上海充格致書院教授又在無錫充竣實學堂教授嘗謂講學不若著書其功爲尤大蓋講學之啟發者僅在一時一地而著書則可以垂之後世傳之海內而無窮其著作之尤精者如開方別術併諸商爲一商海盜李壬叔稱爲空前絕後之作又立積較術與後來日本推差新法軌轍相同而積較書成在推差法十數年前疇人家推爲先覺光緒季年卒著行素軒筆談十二卷所自譯之書有代數術二十五卷微積溯源八卷三角數理十二卷代數難題解法十六卷合爲行素軒算學

參史傳 疇人傳三
編 錢基博撰傳

代數術序

代數之術其已知未知之數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減各有記號以爲區別可如題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層累已明階級已見乃以所代之數入之而所求之數出焉故可以省算學之工而心亦較逸以其可不假思索而得也雖然代數之術誠簡便矣試問工此術者遂能不病其繁乎則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進而不已苟不至昏眊迷亂必不肯中輟故始則因繁而求簡及其既簡也必更進焉而復遇其繁雖迭代數十次其能免哉自是知代數之意乃爲數學中鉤深索隱之用非爲淺近之算法設也若米鹽零雜之事而概欲以代數施之未有不爲市儈所笑者也至於代數天元之異同優劣讀此書者自能知之無待余言也

微積溯源序

吾以爲古時之算法惟有加減而已其乘除乃因加減之不勝其繁故更立二術以使之簡易也開方之法又所以濟除法之窮者也蓋學算者自有加減乘除開方五法而一切簡易淺近之數無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慮日出不窮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爲快遇有窒礙難通之處輒思立法以濟其窮故有減其所不可減而正負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宗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數中種種記號之法皆出於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爲簡難者爲易遲者爲速而算學之境界藉此得更進一層如是屢進不一而所立之法於是乎日多矣微分積分者蓋又因乘除開方之不勝其繁且有窒礙難通之處故更立此二術以濟其窮又使簡易而速者也試觀圓徑求周眞數求對數雖無微分積分之時亦未

嘗不可求惟須乘除開方數十百次其難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積之法理明而數捷也然則謂加減乘除開方代數之外更有二術焉一曰微分一曰積分可也其積分爲微分之還原猶之開方爲自乘之還原除法爲乘法之還原減法爲加法之還原也然加與乘其原無不可還而微分之原有可還有不可還者是猶算式中有不可還原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減乘除開方已足供吾之用何必更求其精是舍舟車之便利而必欲負重遠行也其用功多而成功少蓋不待智者而辨矣

附錄

先生所著筆談一論加減乘除之理二論通分之理三論十分數四論開方之理五論加減乘除通分開方之用六論天元及天元開方七論方程而及四元八論代數記號等式九論代數

中助變之數及虛變之法十論微分十一論積分十二論各種
算術不外加減乘除並推論以算學著書及再續疇人傳綜計
自加減乘除以至微積由淺入深術本繁難而括之以簡易之
旨理本艱深而寫之以淺顯之詞爲先生平生精力所萃

筆談

三角數理爲英人海麻士所撰先生與傅蘭雅共譯之書首明
三角用比例之理次論兩角或多角諸比例數次論造八綫比
例表之法次解平三角諸形次論諸角比例乘約變化之理附
以專論對數術及諸三角形設題百則次總說球上各圈及弧
三角形之界次解正弧斜弧三角形之法次雜論求弧三角數
種特設之表終以論弧三角形設題二十七則先生譯此書竟
謂其法實不能出外角和較與垂弧次形總較諸舊法之外益
覺徐有壬拾遺三術超越西人爲難能而可貴也

三角
數理

先生在天津海光寺製造局駐德使署購歸新出試彈速力電
機見者莫知其用先生以微分之理解之理明而用亦明在天
津武備學堂德教習購得法越戰時所用行軍瞭望輕氣廢球
主者欲新之以授學生演放而教習居奇久之而功不就先生
乃督工別製徑五尺小球用強水發輕氣以實其中演放飛升

觀者贊歎德教習內慚僅乃竣事

錢基博撰傳

先生教算術誘掖獎勸口講指畫務以淺顯易明之語達精奧
之思其教幼生有時演算故爲舛錯幼生或笑曰先生誤矣則
從容問誤在何處或以對笑謂曰我今老矣算學竟不及汝曹
其鼓舞諸生勉之向學有如是者

同上

若汀家學

華先生世芳

華世芳字若溪若汀先生弟也拔貢生幼聞徐雪村與若汀討

論麻算格致製造諸學心好之長乃盡通其奧著有恆河沙館

算草近代疇人著述記

參華世芳記徐壽軼事
錢基博華蘅芳傳

若汀交游

李先生善蘭

別為壬叔學案

曾先生國藩

別為湘鄉學案

徐先生壽

徐壽字雪村無錫人五歲喪父事母能盡孝及喪母愍母苦節
年六十冠衣不純采幼嘗應童子試謂舉業無實用棄去治諸
經務挈綱要讀禹貢條其山川田土物產列之為表讀毛詩亦
然又用李兆洛所刻輿圖以朱筆填寫春秋兩漢水經注諸書
土地名讀宋五子書銘座右曰不二色不誑語接人以誠務躬

行踐其言海通後西學入我國儒者以格物致知之義緣飾之
凡算學重學化學礦學醫學諸專門之書通名之曰格致先生
潛心孳討務窮源竟委嘗言格致必藉製器而顯手製諸儀器
如指南針象限儀皆備上考古樂造古樂器皆協律若汀先生
與同志日夕砥礪學益進同治初曾文正駐軍安慶聞先生名
以孳精數理博涉多通奏薦請徵以佐軍敕下江蘇巡撫訪求
資遣先生與若汀及子建寅詣軍文正令專掌製造既隨軍至
江寧安慶江寧先後設製造局先生皆預其事試造木質汽船
若汀主測算而造器置機皆先生手製不假西人數年而成長
五十餘尺每時行四十餘里文正名之曰黃鵠是爲我國自造
汽船之始文正又以奇才異能薦先生及若汀既令籌設上海
製造局百事草創乃上議請譯西書煉煤鐵造大砲練海軍文

正用其議於局附設翻譯館聘西士偉力亞烈傅蘭雅林樂知
金楷理等廣譯諸書先生所譯述曰西藝知新化學鑑原化學
考質化學求數物體遇熱改易說汽機發軔營陣揭要測地繪
圖寶藏興焉法律醫學凡十種西藝知新有續編化學鑑原有
續編補編尤稱善本同治末與傅蘭雅別設格致書院風氣漸
開成就益衆山東四川仿設機器局皆延先生主其事以譯書
事尤急謝不往而使其子建寅華封代行大冶煤鐵鑛開平煤
鑛漠河金鑛經始之初皆爲擘畫規制購器選匠資其力焉無
錫產桑宜蠶西商市繭奪民利先生考求烘繭法倡設烘竈又
置廠以機器繅絲育蠶者利驟增旣以材能被徵命登薦牘然
官僅至縣丞性狷介固不樂仕進光緒十年卒宣統季年學部
秦先生及若汀若溪兄弟昌明絕學餉遺後賢厥功甚大請宣

付國史館立傳會國變傳未及撰進

參錢基博撰傳
華世芳書軼事

附錄

先生既以不誑語銘座右復條舉其目云毋談無稽之言毋談不經之語毋談星命風水毋談巫覡讖緯其見諸行事也昏嫁喪葬不用陰陽擇日之法四時祭祀專奉祖先不祀外神治喪不用僧道懺醮及樂工鼓吹營葬不用堪輿家言居恆與人談議凡五行生克理氣膚淺之言絕口不道總以實事實證引進

後學

程培
芳傳

先生少時遭世亂寇將至盜賊間作乃佐鄉人捕里中姦猾畀吏置之法散其黨邑賴以安及寇大至邑城不守率鄉人百餘舟避地太湖之濱時四周皆寇先生以計得出鄉人皆獲全其

智略有足多者

華翼
綸傳

先生手製器械甚多嘗仿製墨西哥銀幣精鏤鋼板爲模校準分兩鎔銀爲餅納其中自高樓懸石椎一擊而成顧面羃之紋成矣而邊花作之甚難屢次修改軋槽而邊花亦成以入市雖老於賈者不能辨其非也其後英士韋廉臣歸國嘗從易數十

枚以去置倫敦博物院

錢基博撰傳
華世芳書軼事

華篋秋曰余居邑城之東君居邑城之西兩人不相識亦不相聞也一日鄉先生鄒敬甫爲余言西鄉有人能作古樂器皆協律遂訪君姓名而得訂交嗣是每作事必與余偕余長子蘅芳亦與君善並同徵召君因不樂仕進雖應徵召而未嘗爲官惟西人每以化學制器傲我中國及君出而學者皆恍然向風卽西人亦服君之能也

華翼
綸傳

趙先生元益

趙元益字靜涵新陽人與若汀先生爲中表兄弟少喪父從母居外家弱冠補諸生嗜讀書寇至黃丕烈汪士鐘諸家藏書盡出先生得宋元祕本甚多而若汀王父長於醫家富醫書先生得盡讀之遂以醫名兼治算術若汀在上海譯書邀先生自佐先後譯成行軍指要測繪海圖數學理儒門醫學西藥大成內科理法法律醫學濟急法保全生命論諸書光緒戊子舉於鄉明年無錫薛叔耘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招先生從行又譯成西國地志若干種居倫敦三年不習水土病作而歸然從事譯述不輟十八年以譯事力疾之京師遂卒所譯又有英民史略西國地理志測繪算器圖說小學校新律皆未及寫定

參華世芳撰傳

雪村家學

徐先生建寅

徐建寅字仲虎雪村先生仲子也年十八侍父赴曾文正軍雪村先生造汽船已實佐之及至上海又助成惠吉操江測海澄慶馭遠諸艦雪村先生與傅蘭雅等譯書則亦昕夕從事成器象顯真輪船布陳汽機必以三書同治十三年調赴天津製造局勸造強水所費視購自外國者三之一耳是爲我國自製強水之始是年總理衙門下教徵人才江蘇巡撫丁日昌令先生籌論時局遂上萬言書總理衙門奏薦使才乃以郎中記名出使大臣簡用光緒元年山東巡撫丁寶楨調總辦山東機器局先生躬自營度未嘗延用西人三年有成寶楨以心思縝密條理精詳奏薦命赴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旋授德國參贊遂周游英法諸國以所聞見著歐游雜錄又譯德國議院章程輯德國合盟紀事本末十年回國命以知府發直隸十二年兩江總督

曾國荃調會辦金陵機器局因局中機器鍊鋼並造西式後膛
擡鎗尋擢道員二十一年冬奉召入對命查驗天津威海船械
二十二年派充福建船政提調撰兵法新書議院章程測地捷
法三書進呈留覽二十四年設農工商局以先生充農工商務
大臣局旋裁去職湖廣總督張文襄奏派總辦湖北營務並課
吏館武備學堂總教習撰造船全書繪畫船綫兩書旋兼辦保
安火藥局自造機器製火藥試之與購自外國者等又兼督漢
陽鋼藥廠製棉花無煙火藥先生日手杵臼親自研鍊二十七
年春藥成甚自喜方蒞廠視工人配藥藥驟炸遂卒同死者凡
十六人而製法祕無傳者先生心思開悟出人慮表所學得之
西人而時能神明出新意西人以製器稱然法恆繁重先生每
以簡勝之至以身殉所學舍命不渝事聞贈內閣學士子雲騎

尉世職祀昭忠祠弟華封字祝三亦得家學以製造爲治生官

候選同知

參錢基博撰傳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六終

疏三亦將卷畢以疑誤為前主首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七

天津徐世昌

南皮學案上

清季政治爲新舊遞嬗之際亦新舊交爭之際學術同然
新機不可不啟舊統不可不存乃克變而不失其正文襄
身體力行語長心重合漢宋中西以求體用兼備之學規
模閎遠軌轍可循雖時勢所趨未必盡如其志守先待後
者所當奉爲龜鑑也述南皮學案

張先生之洞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南皮人同治癸亥一甲三名進士授編
修廷試對策破除常格直陳時政得失一時欽其風采連督湖
北四川學政教士通經學古撰輶軒語書目答問以示塗徑增

清傳略卷一百八十一
設書院選師儒立課程貯書籍優廩餼成材甚盛洵厯清要遇
事抗疏直言崇厚使俄議界約草率定議迭疏力爭卒易使臣
改約返失地治崇厚罪他所指陳皆援據經史規切時勢有關
至計光緒七年由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值大祲後地瘵吏
竄下車劾罷布政使葆亨冀寧道王定安舉廉明之吏錫良等
五人樹之風聲吏治丕變條上整飭治理之策曰責墾荒清善
後省差徭除累糧儲倉穀禁鶯粟減公費裁攤捐結交代核庫
款杜吏奸理釐捐救鹽法開地利惠工商培學校紓餉力鍊主
兵遏盜萌修邊政凡二十事勵精爲治以次實施十年擢兩廣
總督時法越之役朝議和戰久不決桂軍潰於關外法乘隙擾
臺閩則建攻越救臺之議特遣馮子材王孝祺率粵軍援桂大
捷於鎮南關進克諒山法遂就款邊界勘定仍汲汲籌邊海防

務設水陸師學堂創槍礮廠奏請大治水師歲提專款購兵艦
創建廣雅書院開書局武備文事同時並舉初鐵路議興言者
每多疑阻獨奏請興修蘆漢路以爲南北之幹徐圖以次四達
廷議乃定十五年調湖廣總督開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建鍊鋼
廠於漢陽製鋼軌資路用造礮械充軍實設織布縲紗製麻革
諸局輔以隄工通以幣政用盡地利抵外貨二十年中東戰起
代劉忠誠督兩江巡閱江防振汰窳惰改舊營制成江南自強
軍次年回任采東西規制開文武農工師範方言諸學堂歲選
其優異者遣出洋留學而課士以倫理操行爲重自著勸學篇
辨正經權融合新舊以樹之鵠二十六年拳匪亂作疊請懲亂
民護使館電各國外部及我駐使排解紛難與李文忠劉忠誠
諸人聯商各國水師將領暨各埠領事定約保護東南阻止敵

滄信學案卷一百八十一
二

艦入江平民教靖內訌絕其口實大局幸全和議既定與江督
劉忠誠遵旨籌議變法整頓中法十二條采用西法十二條合
疏奏上允行二十八年再署兩江總督逾年召入覲充經濟特
科閱卷大臣特命釐定學堂章程於管理通則學務綱要二冊
諄諄以維持聖道慎防流弊尤致意焉事竣還鎮先後在鄂十
八年經畫恢宏計慮深遠常欲以一隅規天下救災恤鄰不分
畛域內政外交之重大者殫盡忠謨挽回國權而後已三十三
年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尋召授軍機大臣晉體仁閣大學
士管理學部三十四年德宗崩未幾孝欽顯皇后薨與受顧命
定策立大計宣統元年卒年七十有三贈太保諡文襄入祀賢
良祠服官各省並建專祠先生實事求是師漢儒檢束身心師
宋儒嘗謂先博後約之教孔孟所同故鴻才碩學博極羣書而

宅中守正操履篤實終身不懈生平樂育爲懷所至以興學造
士爲急務於四川設尊經書院於山西設令德堂於廣東設廣
雅書院於湖北先後設經心書院兩湖書院存古學堂教澤之
宏追繼阮文達足稱媲美歿後幕僚許同莘編其遺著鄉人王
樹枏釐訂刊行凡奏議七十二卷電奏十三卷電牘八十卷勸
學篇二卷輔軒語二卷書目答問四卷讀經札記二卷古文二
卷書札二卷駢文二卷詩集四卷

參史傳 陳寶琛撰
墓志及文襄本集

奏議

遵旨妥議摺

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以吏部主事吳可讀遺有密摺請豫定
大統之歸前降旨時卽是此意命諸臣妥議具奏竊謂爲穆宗
毅皇帝立嗣繼嗣卽是繼統此出於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

下臣民之心而卽爲我皇上之所深願乃萬古不磨之意將來必踐之言臣敬吳可讀之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深慮也恭查爲穆宗繼嗣之語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炳如日星從來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卽指纘承大統而言天子諸侯並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爲體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何以嗣爲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漢魏以至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爲嗣卽是紹封襲蔭故繼嗣繼統毫無分別徧稽羣經諸史從無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爲兩事者乃前明張璉桂萼之怪妄謬說高宗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辭而闢之矣今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錄何待他求設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則廷臣中凡讀書識

字者皆得執簡而爭所謂不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
事變誠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二事論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
姪沂王德昭矣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廢其姪太
子見深矣見深非景帝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
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仁孝之
聖質兩宮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負
皇太后必不忍負穆宗且夫遵慈命孝也篤天顯友也使皇子
廣孝思於不匱慈也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先帝讓也無
損於實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爲之況聖主乎所謂不必慮
者二也該主事所慮趙普黃玘之輩誠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
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券之廣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
明世宗素大統而昵私親者以興獻王已沒故得藉口親恩恣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一
四

爲越禮羣臣不能抗也假使興獻王而在必尙能以禮自處少
加裁制今醇親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該主事旣知其賢萬一
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醇親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
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而竟如該主事所請明降
懿旨將來大統仍歸於穆宗之嗣子意則無以易矣詞則未盡
善也緣前奉懿旨謂生有皇子卽承繼穆宗爲嗣今若參以該
主事之說是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卽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
合併爲一將類建儲我朝列聖以立儲爲大戒高宗九降綸音
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所謂未及慮者一也前代儲貳
讒構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跡較
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然此尙非其弊之
最甚者也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慎付託爲宗社計也帝堯

多男非止一索聖意所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豈不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今者承命集議伏讀此次懿旨卽是此意四字言簡意賅至堅至確天下萬世誰敢不遵無可移易者也獨是聖意宜遵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約有二說淺之爲穆宗計者則但如諸臣所議并請一渾涵懿旨略謂屢次懿旨俱已賅括皇上孝友性成必能處置盡善似乎無所妨矣然而生卽承繼卽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遵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誕皇子命承繼廷臣中爲公爲私不可知皆必將援祖訓以爭之則承繼之事中止此日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說不能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繼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轉多難處矣然則深之爲穆宗計而卽爲宗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爲承嗣一法皇子眾多不必遽指定何人

承繼將來纘承大統者卽承繼穆宗爲嗣此則本乎聖意合乎
家法而皇上處此亦不至於礙難伏請兩宮聖裁卽以此意明
降懿旨皇上親政之初循覽慈訓感惻天懷自必仰體聖意再
頒諭旨祇告郊廟宣示萬方則固已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
此約有五利守彝訓一也待宸斷二也無嫌疑三也無更變四
也精擇賢五也至於精擇賢而其利宏矣在兩宮慈愛之念惟
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
慰卽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斤斤
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此固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卽
使專爲穆宗嗣子策之似亦無善於此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關
名義由此以承統爲承嗣之說安保日後無泥古聚訟者則臣
請得條舉其說而豫辨之一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三代人君

凡繼先君之統者卽爲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禮皇上承穆宗之統矣何以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則穆宗無子矣豈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先帝而不爲立後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日禮嫡子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爲臣庶言之非爲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大統則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嗣君爲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蓋嗣君與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旣承累朝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爲繼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別立嗣者也嗣君旣爲大宗則雖以子爲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將來皇子雖爲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爲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

親也皇朝律令對承繼之文則日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聖心自有權衡兩宮以聖而行權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賅焉義協而禮起何爲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日春秋傳稱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輒轉授受每難帖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釁隙若皇子承繼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疎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羣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之以撓夫國是佞夫藉之以文其莠言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闕帝后同歸旣無委裘遺腹之男復鮮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嗣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冊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俾穆宗在天之靈爽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兩宮鬻閱之思且伸皇上友于之愛夫吳可讀區區一貶謫臣耳尙且

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子道弟道兼盡之聖主哉
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
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
落而以太祖七世孫孝宗爲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皇上
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在責成毓慶宮侍學諸臣
盡心輔導培養天性開陳至道皇上孝弟之心油然而自生尊
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兩
宮上慰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卽以此一端
論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皇太后與皇上名
分已定恩誼日篤皇太后視皇上所生皇子無論承繼穆宗與
否同爲己孫皇上視所生皇子無論承嗣穆宗與否同爲己子
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願也臣恭繹懿旨

中卽是此意爰議具奏二語文義是者是其將來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繼續並行不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不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廟堂他日之籌慮是以謹竭愚悃專摺具陳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創立存古學堂摺

竊謂今日環球萬國學堂皆最重國文一門國文者本國之文字語言歷古相傳之書籍也卽閒有時勢變遷不盡適用者亦必存而傳之斷不肯聽其漸滅至本國最爲精美擅長之學術技能禮教風尚則尤爲寶愛護持名曰國粹專以保存爲主凡此皆所以養其愛國之心思樂羣之情性東西洋強國之本原實在於此不可忽焉嘗考尙書云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蓋必知愛其土物乃能愛其鄉土愛其本國如此則爲

存心良善方能聽受祖考之教訓是知必愛國敬祖其心乃爲善若反是則爲不善也中國之聖經賢傳闡明道德維持世教開啟神智尊顯鄉邦固應與日月齊光尊奉傳習卽列朝子史事理博賅各體詞章軍國資用亦皆文化之輔翼宇宙之精華豈可聽其衰微漸歸泯滅謹查光緒二十九年欽定學堂章程內學務綱要第十一條卽係重國文以存國粹言之已詳臣自前兩年回鄂以來體察學堂情形所有現派各學堂各監學及中文之經學史學算學圖學中國地理中國詞章等各門教員皆係臣在楚所設經心兩湖兩書院中之都講高材分布各處該生等中學素有根柢人品向來端純深知宗法聖賢兼以博覽典籍故此次分派各學堂職業以及趕學速成師範補習普通派赴外洋游歷考察學務均有可用之人但通省學堂需人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一
甚多且京師調取以及各省索取絡繹不絕外出太多已覺不敷應用誠恐數年以後經心兩湖舊學生年齒已長或仕宦登朝或有事外出學堂建設日廣需用教員管理員日眾舊日學生日稀將何以取資應用而中文中學向來義理精深文詞雅奧新設學堂學生所造太淺僅可爲初等小學國文之師必至高文專門學普通中學優級師範高等小學皆無教國文專門之教員儻高等以下各學堂之中學旣微中師已斷是所有國文之經史詞章無人能解無人能教然則將來所謂大學專門豈非徒託空言旣無周秦傳經之名師安有兩漢立學之博士竊恐不免有經籍道熄綱淪法斁之憂言念及此不勝大懼查經心書院乃臣從前提學湖北時所建專爲令諸生通經學古而設所出人才蔚然稱盛茲卽將經心書院故址改爲存古學

堂將屋宇量加修改添造務期合法建造書庫多儲中國舊學
圖書金石名人翰墨前代禮器專聘博通中學經史諸子詞章
各門學問之師儒爲教員選取中學較優之生收入此堂肄業
卽專習此數門數門之中經學爲一門應於羣經中認占一部
說文爾雅學音韻學亦附此門內史學爲一門應於廿四史及
通鑑通考中認占一部本朝掌故卽附此門內詞章爲一門金
石學書法學亦附此門內以上或經或史無論認習何門皆須
兼習詞章一門而詞章之中但專習一種卽爲合格或散文或
駢文或古詩古賦皆可兼習者聽博覽爲一門凡習經史詞章
三門者後四年皆須同習博覽一門以學堂本應選取高等小
學畢業者升入特以目前初等高等小學尙未造有成才應特
就各學生員考選不拘舉貢廩增附皆可至監生童生皆不收

錄惟總須年在三十五歲以下如犯有嗜好者一律禁止屏絕其課程雖與各學堂稍異至其與學堂同者則規矩整肅衣冠畫一講授皆在講堂問答寫於粉牌每日兼習兵操出入有節起居有時課程鐘點有定會食應客有章皆與現辦文武各學堂無異與舊日書院積習絕不相同其中雖閒有年長身弱者柔軟體操器械體操兵式體操均應一律演練惟各項體操中其練習過難用力過猛者免其肄習要之孔子所言溫故而知新一語實爲千古教育之準繩所謂故者非陳腐頑固之謂也蓋西學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國之文字經史萬古不磨新故相資方爲萬全無弊若中國之經史廢則中國之道德廢中國之文理詞章廢則中國之經史廢國文旣無而欲望國勢之強人才之盛不其難乎今此學堂旣以國文爲主卽宜注重

研精中學至外國歷史博物理化外國政治法律理財警察監獄農林漁牧工商各項實業等事只須令其略知世間有此各種切用學問卽足以開其腐陋化其虛僞固不必一人兼擅其長每一星期各講習一點鐘卽可若算學一門本係中國經學史學所必需自應仍舊講習且本朝列聖欽定數理精蘊儀象考成等書測算卽用西法自不宜墨守九章四元舊式地理及輿圖一門古來中學所重見諸正經正史況天地人大端要略旣名儒者豈容茫昧不通今全球地圖幾於家有一本豈能劃分中外亦應兼習但算學地圖不必過於求精鐘點亦不宜太多俾其時刻較寬可以專力中學務造精深蓋前奏各學堂章程重在開發國民普通知識故國文及中國舊書鐘點不能過多此項存古學堂重在保存國粹且養成博習中學之師於普

通各門止須習其要端知其梗概故普通實業各事鐘點亦不
便過多以免多占晷刻兩法互相補益各有深意不可偏廢不
可相非所有各門學業鐘點另列有功課表畢業擬以七年爲
限該堂監督一時暫難選得其人凡學生平日功課由各門分
教員按月考校填注分數送交提調彙齊列表送交提學司由
提學司核閱初次後呈送臣衙門覆核取定榜示其年終大考
由臣親臨察試此項學生如於現定課程之外能有餘力加習
洋文爲將來考究西籍之資爲用尤大惟本學堂鐘點已多講
堂已滿並於附近設立外國語文學堂一所准其附入該學堂
自行兼習則畢業後可照高等學堂例奏請獎勵並准送入大
學堂文學專科肄業將來可遞升入通儒院其不習洋文者聽
惟獎勵須量減一等畢業後止能送入大學堂文學選科肄習

以示區別凡畢業者將來備充各師範各普通中學高等學大學等學堂文學專門之師此項存古學堂肄業學生以二百四十名爲額分爲三班取錄以次入堂肄業該堂一切課程鐘點經臣殫心竭慮籌計經年並督同提學司及各司道並各學堂良師通儒往復商榷數十次始克擬定大略總期多致心力於中國經史詞章之學庶國文永存不廢可資以補救各學堂之所不足而又略兼科學以開其普通知識俾不致流爲迂拘偏執爲談新學者所詬病此項人才將來上之則升入通儒院以供大用次之則以備文學侍從之選似亦盛世朝列中必不可闕之人員伏讀近年歷次興學諭旨惟以端正趨向爲教育之源一則曰敦崇正學造就通才再則曰庠序學校皆以明倫聖訓煌煌無非以崇正黜邪爲宗以喜新忘本爲戒夫明倫必以

忠孝爲歸正學必以聖經賢傳爲本崇正學明人倫舍此奚由
乃近來學堂新進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誼種
種怪風惡俗令人不忍覩聞至有議請廢罷四書五經者有中
小學堂並無讀經講經功課者甚至有師範學堂改訂章程聲
明不列讀經專科者人心如是習尙如是循是以往各項學堂
於經學一科雖列其目亦止視爲具文有名無實至於論說文
章尋常簡牘類皆捐棄雅故專用新詞馴至宋明以來之傳記
詞章皆不能解何論三代此如籍談自忘其祖司城自賤其宗
正學旣衰人倫亦廢爲國家計則必有亂臣賊子之禍爲世道
計則不啻有洪水猛獸之憂微臣區區保存國粹之苦心或與
世教不無裨益該學堂工程現已完竣於本年暑假後卽行開
學該學堂章程現係創舉擬請試辦半年後如課程條目毫無

窒礙擬卽請旨敕下學部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辦理以延正學而固邦基再臣前見學部議覆湖南擬設景賢等學堂河南擬設尊經學堂摺內有該撫等疊稱仿照湖北存古學堂之語臣查該兩省學堂章程似與向來書院考課相仿與鄂省存古學堂之辦法判然不同毫不相涉湘豫兩省係屬誤會合併聲明

遵旨覈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摺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諭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刑事民事訴訟各法擬請先行試辦一摺法律關係重要該大臣所纂各條究竟於現在民情風俗能否通行著該將軍督撫都統等體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無扞格之處卽行縷析條分據實具奏原摺單均著發給閱看將

洋傳學案卷一百八十一
三

此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將原發摺單督同司道
屢次悉心研究反復討論似有礙難通行之處綜核所纂二百
六十條大率采用西法於中法本原似有乖違中國情形亦未
盡合誠恐難挽法權轉滋獄訟謹爲我皇太后皇上剴切陳之
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漢臣班固有言名家者流
原於禮官蓋法律之設所以納民於軌物之中而法律本原實
與經術相表裏其最著者爲親親之義男女之別天經地義萬
古不刊乃閱本法所纂父子必異財兄弟必析產夫婦必分資
甚至婦人女子責令到堂作證襲西俗財產之制壞中國名教
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聖賢修齊之教綱淪法斁隱患實深
至於家室婚姻爲人倫之始子孫嗣續爲宗法所關古經今律
皆甚重之中國舊日律例中如果審訊之案爲條例所未及往

往援三禮以證之本法皆闕焉不及無論勉強驟行人情惶惑
且非聖朝明刑弼教之至意此臣所謂於中法本原似有乖違
者也恭繹諭旨殷殷以現在民情風俗爲念仰見聖慮周詳曷
勝欽服夫立法固貴因時而經國必先正本值此環球交通之
世從前舊法自不能不量加變易東西各國政法可采者亦多
取其所長補我所短揆時度勢誠不可緩然必須將中國民情
風俗法令源流通籌熟計然後量爲變通庶免官民惶惑無所
適從外國法學家講法律關係亦必就政治宗教風俗習慣歷
史地理一一考證正爲此也在法律大臣之意變通訴訟制度
以冀撤去治外法權其意固亦甚善惟是各國僑民所以不守
中國法律者半由於中國裁判之不足以服其心半由於中國
制度之不能保其身家財產外國商民冒險遠至其本國欲盡

其保護之職分不得不計其身家性命之安危乃因各省伏莽充斥盜賊橫行官吏雖多而不能保民警察雖設而不能徧及致爲外人竊笑而謂變通訴訟之法卽可就我範圍彼族能聽命乎縱使所定訴訟法條理完密體例精詳亦必指瑕索瘢借端責難又安能盡饜其欲耶矧所纂各條按之西律不無疏漏混淆之處近年與英美日本訂立商約彼國雖允他日棄其治外法權然皆聲明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等語是己失之法權不能僅恃本法爲挽救其理甚明所謂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十字包括甚廣其外貌則似指警察完備盜風斂戢稅捐平允民教相安等事其實則專視國家兵力之強弱戰守之成效以爲從違觀於日本實行管束外國商民實在光緒二十年以後可以曉然若果不察

情勢貿然舉行而自承審官陪審員以至律師證人等無專門學問無公共道德驟欲行此規模外人貌合神離之法勢必良懦冤抑強暴縱恣盜已起而莫懲案久懸而不結此臣所謂難挽法權而轉滋獄訟者也且西洋各國皆先有刑法民法然後有刑事民事訴訟法即日本維新之初亟亟於編纂法典亦未聞訴訟法首先頒行如刑法及治罪法俱施行於明治十五年舊民法及民事訴訟法俱公布於明治二十三年是也有訴訟之法尤須有執法之官故必裁判官權限分明而後訴訟法推行盡利如德國之舊訴訟法與裁判所編制法同時實行是也中國律例詳刑事而略民事即以刑事而論亦與西律懸殊綜觀本法所編各條除中外交涉外大抵多編纂刑法民法以後之事或與釐定裁判官制相輔之文此時驟議通行非特大礙

民情風俗且於法律原理柄鑿不合臣惟編纂法律有體有用先體後用其勢乃行現行律例以吏戶禮兵刑工分類本沿明律之舊官制改後名實已乖近年新政新法漸次增行國際交涉日益繁重實非舊例所能賅括卽如輪船鐵路電報郵政印花鈔票在外國莫不嚴妨礙交通之罪設侵害信用之防又如殺傷外國使臣句通外國軍隊偽造外國通行貨幣違背戰時中立條規有一於此足礙邦交在外國莫不特設專條預爲防範至於商務各條之別有商法軍政各項之別有海陸軍刑法各國已爲通例未有與刑法相混者而民法一項尤爲法律主要與刑法並行蓋東西諸國法律皆分類編定中國合各項法律爲一編是以參伍錯綜委曲繁重今日修改法律自應博採東西諸國法律詳加參酌從速釐訂而仍求合於國家政教大

綱方爲妥善辦法律條訂定以後再將刑事民事訴訟法妥爲
議定則由本及支次第秩然矣至目前審判之法祇可暫訂訴
訟法試辦章程亦期於民情風俗一無阻礙而後可擬請敕下
法律大臣先就所纂各條內擇其相宜者暫爲修訂章程請旨
遵行一面速將各項法律選集精於各門律學大小臣工分門
修纂各編專書頒行遵守然後再議刑事民事訴訟法庶可收
變法而不廢法之效謹將新編訴訟法礙難通行各條加具按
語彙開清單恭呈御覽

勸學篇

自序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傲其軍以
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闢兵方強

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揜挽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瘡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旣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維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

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
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
以告兩湖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
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
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眾多國勢自昌
也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
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
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
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
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
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
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

絕之使無萌枿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游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習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鑛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

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
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
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
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
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
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
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茲內篇所言皆求
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書豈特原
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
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瞶起魯國諸儒之
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
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

之廣四百兆人民之眾者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
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
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則知強矣

宗經第五

衰周之季道術分裂諸子蠡起判爲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勝

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顯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補經義

乾嘉諸儒

以諸子證經文音訓之異同尙未盡諸子之用

應世變然皆有鈞名傲利之心故詭僻

橫恣不合於大道者亦多矣卽如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墨子量
兼料子貴別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不過如扁鵲適周則爲老
人醫適秦則爲小兒醫聊以適時自售耳豈其情哉自漢武始
屏斥百家一以六藝之科爲斷今欲通知學術流別增益才智
鍼起瘖聾跋躄之陋儒未嘗不可兼讀諸子然當以經義權衡

而節取之劉向論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合於六經

之義斯可為讀諸子之準繩矣

漢書藝文志曰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

以通萬方之略

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

矣意與此同要歸於中正故九流之精皆聖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

之所黜也諸子之駁雜固不待言茲舉其最為害政害事而施

於今日必有實禍者如老子尙無事則以禮為亂首主守雌則

以強為死徒任自然則以有忠臣為亂國莊子齊堯桀黜聰明

謂凡之亡不足以為亡楚之存不足以為存

此不得以寓言為解列子楊

朱篇惟縱嗜欲不顧毀譽管子謂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

母其書靡雜偽託最多故兼有道法名農陰陽縱橫之說墨子

除兼愛已見斥於孟子外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為狂悍經上下

經說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

不可讀無裨致用荀子雖名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後

王殺詩書

讀隆殺之殺

一傳之後即為世道經籍之禍申不害專用

術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

韓非子及他書所引

韓非用申之術兼商之

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德商鞅暴橫盡廢孝弟仁

義無足論矣此外若呂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

瑕瑜互見

劉向謂其中詆孔子者為辯士偽託

戰國策考見世變勢不能廢

晁公武以

戰國策入子部今入史部

孫吳尉繚兵家專門尚不害道

孫子惟用間篇末有謬語尉繚惟兵

令篇末有謬語

尹文慎到鶡冠尸佼可采無多至於公孫龍巧言無實

鬼谷陰賊可鄙皆不足觀又如關尹子多勦佛書

并有後世道書語

文

子全襲淮南皆出作偽

西漢儒家諸子如賈長沙董江都劉子政皆為儒家鉅子說苑新序最為純正

新書已多殘缺春秋繁露精義頗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後師之說幾陷大愚之誅宜分別觀之法言文藻而已孔叢家語甚

多精言兼存孔門行事雖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為王肅諸人偽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資考古間有精理大

抵諸家紕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或節取一義苟非天資乖
險鮮有事事則倣實見施行者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
開後世君臣苟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廢學之弊啟猾吏巧
士挾詐營私輒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為最鉅功在西漢之初而

病發於二千年之後是養成頑鈍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

氏之學為之也大巧若拙一語最害事此謂世俗趨避鑽刺之
巧則可矣若步天測地工作軍械巧者自巧拙

者自拙豈有巧拙相類之事哉數十年來
華人不能擴充智慧者皆為此說所誤故學老者病痿痺學

餘子者病發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若

不折衷於聖經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墜入於泥亦必死矣

不獨諸子然也羣經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

或出後師誤解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識

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

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

者為尤甚新周王魯以春秋為新王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為闡揚其風日

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大

毒可以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

喜也竊惟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孟

子折衷之論孟文約意顯又羣經之權衡矣伊川程子曰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

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道光以來學人喜以緯書佛書講經學

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

所及料者故為此說以規之

守約第八

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

鑒於戰國昔戰國之際儒術幾為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

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爲九流之一耳焉得爲聖焉得爲賢老詬儒曰絕學無憂又以孔子說十二經爲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尙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夫先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說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識卽以經而論古言古義隱奧難明譌舛莫定後師羣儒之說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

什伍而已滄海橫流外侮洊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爲人所賤聖教儒書寢微寢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爲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悅學離經畔道者尤不悅中學因倡爲中學繁難無用之說設淫辭而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眾殆欲立廢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閒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援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於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文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

方之法求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
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學堂專書中
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間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
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驚功名之士願爲專門之學者此
五年以後博觀深造任自爲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爲
專門者是爲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
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著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
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爲之不必人人爲之也學堂之
書但貴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
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
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爲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
學大略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蘖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
不亡乎

一經學通大義 切於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義必

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義陰陽消

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

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明王道誅亂賊禮之大義親

親尊尊賢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

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餘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三義並舉蓋官為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皆受其害此

為周禮一經專有之義故漢名周官經唐名周官禮此總括全經之大義也如十翼之說

易論孟左傳之說書大小序之說詩孟子之說春秋戴記之說

儀禮皆所謂大義也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

之義例毛詩以訓詁音韻為一要事熟於詩之音訓則諸經之音訓皆可隅反一要指謂今日尤

切用者每一經少則數十事多則百餘事一圖表諸經圖表皆以國朝人為

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一解紛謂先儒異義

各有依據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國朝人說

而後出者較長一闕疑謂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別謂

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其最著而今日有書者以上七事分

類求之批郤導窾事半功倍大率羣經以國朝經師之說為主

易則程傳與古說兼取並不相妨論孟學庸以朱注為主參以國朝

經師之說易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說及王弼注書

止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

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通

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矜慎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鍾文烝穀梁補注

儀禮止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己刊未畢

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說義疏皆學者所當讀故不備舉論孟除朱注

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

古說惟義理仍以朱注為主孝經即讀通行注本不必考辨爾

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經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

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說文止讀王筠說文句讀兼采段嚴桂鈕諸家明白詳慎

段注說文太繁而奧俟專門者治之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為少全讀全解亦

須五年宜就此數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鉤

玄之法就元本加以鉤乙標識但看其定論其引徵辨駁之說不必措意若照前說

七端節錄纂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語不參臆說一語小經不過

一卷大經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為學堂說經義之書不必章

釋句解亦不必錄本經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全文已讀文義大端已解矣師以是

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治經淺而不謬簡

而不陋即或廢於半途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義千餘條以開

其性識養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

經生著述之門面方肯爲之然已非村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
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 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

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鑑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

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略之事實求

之通鑑通鑑之學資治通鑑續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

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後

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歷唐以後之藝文可緩也

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

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實亡暫置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之

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

文獻通考詳節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條目通志二十略知其

有應詳而不詳者內又有數門可不考者義例可也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商推可

異精於考古略
於致用可緩

史評約之以讀御批通鑑輯覽若司馬公通鑑

論義最純正而專重守經王夫之通鑑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

好翻案惟御批最爲得中而切於經世之用

此說非因尊王而然好學而更事者

讀之自見凡此皆爲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 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別出新理而不悖經義

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說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 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索幽渺辨

析朱陸掎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門語錄質

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愿者恹恍而無得理學不絕如

綫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黃梨洲明儒學案

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戶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

補輯選錄較寬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瞭然易見尙書甚繁當

以提要鉤玄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錄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真面宜更采錄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惟不

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也當於史

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敘事述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

學者自作勿為鉤章棘句之文勿為浮誕鬼瑣之詩則不至勞

精損志矣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

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 政治以本朝為要百年以內政事五十

年以內奏議尤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 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今日水道

先考

大川 一物產一都會一運道

水道不盡能行舟

一道路一險要一海陸

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為主古圖備考此爲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狹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煖險易貧富強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 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

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致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卽習何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矣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尙之項梅侶李王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

經世之具也

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求精有妨中學故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 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繙譯也欲知

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論漢學宋

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

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二程遺書近思錄引

朱子曰訓詁則

當依古注

語類卷七

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

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

答黃直卿書

又曰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

經文

答張敬夫書

又曰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文有意否因贊成之

為佳

答呂伯恭書

此外言訓詁為要者尚多

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審考據說文

者甚多潛夫論聖為天口賢為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

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

講說文者終身鑽研汨沒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

大例即可應用大旨大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韻之隔闕

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

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今制為詳草蟲須憑目驗皆

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說解間有難明義例偶有抵牾則闕之許君書不論既有脫

逸復多與義但為求通六書不為究極許學則功力有限斷矣得明師說之十日粗通一月大

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

講或講之故為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

俗說後起趨時之士必皆薄聖道為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

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并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錄東塾讀書記御批

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書於中學亦有主宰矣
文集

惠陵升祔第一議

謹案古今通義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祖功而宗德蓋昭穆之廟
以親祭者也以六爲限自太祖以下復有百世不毀之廟此以
功德祭者也不在七廟之數有常數者親盡則遷所以示親親
之殺無定數者別自立廟不與親廟相紊所以彰崇德報功之
典此盡仁人孝子之用心一制其常一通其變既有以遂報本
追遠之精誠卽爲國家卜世繇長之豫計聖人制禮兩義炳然
經傳可據史冊可徵者也今穆宗毅皇帝禮當升祔而太廟九
室爲數已盈自宜籌議周詳以期盡善竊謂禮不本諸經則不
典事勢不宜於今則不行制度不爲萬世久遠計則苟簡而非

詳慎考百世不祧之廟名曰世室周以后稷爲始祖益以昭穆已足七廟而文武有大功德故特建文武兩世室而不祧魯以周公爲始祖而伯禽受封開國故亦建魯公世室而不祧春秋公羊傳曰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古今數千年來禮制明備損益盡善無過姬周商之三宗已開其始漢唐宋明咸師其意特以一代應居不祧者或止一二帝或不祧者雖多而廟室寬廣儘數可容故仍合祭於同堂異室中而不更立世室名目究屬簡略未極精詳恭讀文宗顯皇帝聖訓有云禮經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宋儒朱子謂百世不祧之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商之成湯三宗不在數中則天子七廟特禮之常制非合不祧之室而言仰見聖人議禮契合古經今日以親廟而論則由穆宗上溯世宗已滿三昭三穆之數伏思太祖世祖聖祖旣稱祖廟

無待更議太宗纘緒開疆比隆周之文武允宜肇稱殷禮特建世室以示尊崇將來列宗諸廟其昭穆親盡而功德不祧者以次祔於世室漢儒所謂宗無定數有功德則宗之正與此義相昭合中殿列聖神位以次遞遷而上穆宗依禮祔於第九室如此則見在廟室之數與升祔之典兩無妨礙至營建之地先儒謂文武世室在太祖廟之旁昭穆廟之上擬於中殿左側徹去牆垣展拓地基更建九楹規制陳設一如中殿如內垣外隙地較狹卽更道以外之繚垣無妨外拓蓋廟制地形原無必須見方之說其地雖偏於東北而禮經相承卽是如此自不以此爲嫌如必謂徹牆拓地較爲勞費則擬於後殿之後別建後殿以奉肇興景顯四祖將後殿一切規制改同中殿以作世室或謂世室別廟似近於祧不知祧廟與世室其名固殊實亦迥異其

廟制則龕位陳設與正廟詳略攸殊其禮節則祧廟有祫祭而不與時享今時享仍舊且一切規制與昭穆廟皆同豈致相混或謂列聖妥侑已久未便遷移是大不然周易萃升皆爲祭祖之卦萃卦之後受之以升萃以象合祭於一廟升以象遞遷而益上自古聖制禮建立廟制以來三代迄明無不隨時遞遷常經通義曷嘗以移動爲嫌或謂太宗既祀於世室則世祖聖祖以下皆須遞遷而上疑與左昭右穆之制不符是又不然考昭穆有一定左右之說經典本無明文後儒注家其說不一惟宋陸佃之說最爲明晰詳具宋書禮志蓋昭穆以廟制南向北向得名因而爲世次奇偶之別稱以次迭進本無定居如云昭穆之位一成不易則當易世祔廟之際昭祔於昭昭祧而穆不動穆祔於穆穆祧而昭不動豈不有子居父上祖在曾先如祧自

依世次遠近而廟自依昭穆爲左右則古來承統者倫序無定或屢代俱昭屢代俱穆必致有一昭五穆四昭二穆之時多少參差成何禮制禮記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其制壇右墀左若拘定昭穆左右不可移易則六世之外其屬於昭者將越壇而居墀乎故其說勢有難拘即使拘守其亦僅可爲古制都宮異廟者言之與後世同堂異說之制全無干涉考唐之十一室實祀十一帝宋之十二室實祀十二帝旣無虛位亦無躋逆唐宋之君其非父子繼統者頗多若非左右遞遷必致閒斷空闕上下參差則十一室之主豈十一室所能容哉推之他代無不皆然千餘年來視爲常禮何獨於今日而致疑乎恭考郊壇配位太祖居左太宗居右以下一左一右以次序列而太廟龕位太祖居中太宗居左世祖居右以下一左一右亦以次序列是

郊廟所居各殊左右並非一轍可見昭穆之世次有定左右之迭居無常然則昭穆以次遞遷而上前史可證國典可遵更無疑義或謂世室在後何以太祖廟在前此又不必過泥者也三祖所以常爲昭穆羣廟之統世室列宗所以別彰功德常宗之義各自爲殿各全其尊尙爲變而不失其正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爲各伸尊崇兩不相厭權宜之道尙有所昉自茲以後其不祧者固祔於世室如有親盡當遷者祀於世室之夾室以仿古文武夾室之義庶幾億萬斯年廟寢裕如祀典有常無煩更議此固創制之盛典而實永祚之休徵也至於此外羣議紛如如欲別建一殿以祀穆宗則新作之主而不祔祖廟與升祔名義顯有乖違如欲祀於後殿則以最近之親廟推而最遠既有所不安且與四祖同殿尤有

所不宜如欲於中殿兩端各增一室則僅徇目前未計久遠國家洪祚悠長以後又須更爲籌議祀爲國之大事所當一勞永逸永定隆規豈宜隨時補苴動煩顧慮考之前代唐宣宗之時武宗祔廟宋理宗之時哲宗祔廟曾有增置兩室一室之事此皆衰世陋風恐非熙朝之盛舉莫若遠據經義近稟聖謨特建世室俾升祔得以成禮則報功崇德之典與親親之義並伸而無所屈庶幾一時臣子之心安而億萬年之廟制永無窒礙昭代典禮媿美周京洪基永延福祿無窮矣謹議

惠陵升祔第二議

謹案禮必法古而事貴因時穆宗毅皇帝禮當升祔而太廟九室爲數已盈自宜悉心籌議以期盡善列祖列宗功德隆盛厯經奉有明旨百世不祧今日惟有無改前規別思妥侑考古者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一
三

廟制外爲都宮中分九廟自漢唐至今皆爲同堂異室之制然古制前廟後寢本朝廟制中殿以奉神牌前殿以爲時享祫祭行禮之地是前殿卽古之廟中殿卽古之寢蓋祔之爲義以祔食爲主旣是前殿同享卽異廟不可行竊擬於中殿之東別建一殿制亦九楹與中殿無異恭奉穆宗將來億萬斯年以次升祔此殿至於時享祫祭仍依舊制祀於殿前是則寢雖別建可援儀禮父子異宮之文祭則一堂不失春秋脩食太祖之意於古有據於今易行庶幾舊日之鐘虞依然而四時之馨香不隔制雖變而非創工雖興而不擾尊祖敬宗之意並申而無歉矣抑臣更有請者我朝洪祚延長萬年勿替今須別建九楹將來終須另爲籌議竊考之春秋禮記周以后稷爲始祖而文武開基誼不當祧別建世室公羊傳曰世室者世世不毀也商之成

湯三宗亦別建不毀之廟先儒謂與世室同意古今來享國最久無過商周盛舉深心實可取法蓋昭穆六廟必須足數而功德至盛又不當祧故制爲此禮所以爲卜世綿長之計朱子於祔廟議亦請以宋太祖太宗仁宗建爲世室本朝太宗世祖聖祖與周之文武無異如能一準古禮特建世室以次祔祭以後凡有定論不祧者恭奉其中則億萬年之廟制永無窒閼是必有當恭候聖裁

桂氏說文義證敘

治經貴通大義然求通義理必自音訓始欲通音訓必自說文始國朝經師類皆覃精小學其校釋辨證說文之書最顯者十餘家而以段注本爲甲習聞諸老師言段書外惟曲阜桂氏義證爲可與抗顏行者其書嘗爲靈石楊氏連雲篋校刻刻後未

大印行其家書版皆入質庫以故世尠傳本之洞奉使來湖北始從布政使前輩香山何君許得見之會江湖南北各行省奉詔開局雕印經典時武昌書局已刻經史數種議刻段氏說文解字注之洞語何君曰段本固善然聞元版未燬又其完書收入學海堂經解中是不必種複也宜刻莫如桂氏書何君謂然乃以此本付書局翻刻而使之洞爲之敘竊謂段氏之書聲義兼明而尤邃於聲桂氏之書聲亦竝及而尤博於義段氏鉤索比傳自以爲能冥合許君之指勇於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勑義爲多桂氏敷佐許說發揮旁通令學者引申貫注自得其義之所歸故段書約而猝難通闢桂書繁而尋省易了夫語其得於心則段勝矣語其便於人則段或未之先也其專臚古籍不下己意則以意在博證求通展轉孳乳觸長無方非

若談理辨物可以折衷一義亦如王氏廣雅疏證阮氏經籍纂
詁之類非可以己意爲獨斷者也桂氏之言曰近日學者風尙
六書動成習氣偶涉名物自負倉雅略講點畫妄議斯冰叩以
經典大義茫乎未之聞也此尤爲近今小學家所不能言洵足
以箴盲起廢者矣獨其篇尾除去新附蒐補遺文百二十二字
或頗未盡審諦如祿互見具本書此更於示部二部增入卮字
旣收又部又收夂部乃玉篇之疏此遂因之各出其他籀古或
體止宜附綴篇韵汗簡所引點畫偶差槩謂逸脫病在求益而
近人苗夔鄭珍所搜獲轉多溢出於此然其別劉於鐫析諒爲
亮不至使纂堯闕姓葛侯更名以祛煩惑斯其大爾此書元刻
闕第四十卷第四十三紙領書局永康胡君求得日照丁秀才
且善所藏寫本有此一葉乃補入之爲完書丁秀才後記有云

此就未校彙本言之故不爲無弊云云似此書校刻時爲許薛汪田諸君應時改定者多矣顧其附說末兩條自述作書本末命名之旨是首尾固已完具卽中間徵引偶有踳譌或待補正固非未成之書也噫嘻段桂兩書奧矣萃矣許學備矣特其卷幅並皆繁重初學者恆苦其難而貧士或病其費莫若取大興朱氏仿汲古閣大字本重雕其文簡其工省俾求進於此者得之以爲津梁而更從事於段桂兩家之書以窮其堂奧小學之興庶有冀乎或謂毛斧季取宋本拓大其字不守古式不可用予謂讀書貴得古人意而已毛之專輒改易校還其舊可也若夫版本尺寸云爾而亦必斤斤然一曠一步之不失哉

創建尊經書院記

同治十三年四月興文薛侍郎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

於總督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光緒元年春書院
成擇諸生百人肄業其中督部盱眙吳公與薛侍郎使之洞議
其章程事屬草創未能畫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將受
代始草具其橐商推定議諸生屢以記爲請曰礮石三年矣乃
進諸生而語之曰奚以記爲哉諸薦紳之公牒吳公之奏牘緣
起備具是卽記矣不勞複出也若夫建置書院之本義與學術
教條之大端願得與諸生說之

諸生問曰先生之與臺司諸公及諸鄉先生初爲此舉何意也
曰若意謂何或對曰振恤寒士曰噫何見之左也使者教士之
官非振貧之官也全蜀學生三萬人院額百人振百人遺三萬
何益月費歲止數十金卽益以膏火未見能起其貧也

如爲振
貧則籌

鉅款增廣錦江書院
膏火數百名足矣

然則何爲曰爲讀書讀書何用曰成人材

蜀材之盛舊矣漢之郭

即健爲文學

張馬揚經之宗也宋之二王

當

二李

燾心傳

史范史之良也其餘唐之陳李宋之五蘇范虞元之

虞明之楊氣節經濟文章之淵藪也方今聖上敦崇經學祀漢
太尉南閣祭酒許君於學宮試卷經策空疏者磨勘有罰使者
奉宣德意誠欲諸生紹先哲起蜀學然歲科兩試能進退去取
其所已然不能補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詳發落不能盡僅校
之非教之也於是乎議立書院分府拔尤各郡皆與視其學大
小人多少以爲等延師購書分業程課學成而歸各以倡導其
鄉里後進展轉流行再傳而後全蜀皆博通之士致用之材也
語云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操約而施博此
使者及諸公之本義也說本義第一

諸生問曰先生之本義旣得聞矣學者之要如何曰在定志適

越而面太行馬愈良者去愈遠排同於歧路者日行不能十里
入院者爲學問也非爲膏火也掩卷而自考果能解乎逾月而
自省學有進乎出接同舍歸而發憤我有以勝於人乎學海堂
之三集詰經精舍文鈔之三編皆書院諸生所爲也何渠不若
彼乎勿以一課之高下爲喜怒勿蒙昧鈔撮假借僥倖以自欺
時不再至師不常得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是可愧也抑可
悔也慎無徒以調院高材生之目招人彈射也說定志第二

諸生問曰志在讀書矣宜讀何書曰在擇術宜擇何術曰無定
經史小學輿地推步算術經濟詩古文辭皆學也無所不通者
代不數人高材或兼二三專門精求其一性有所近志有所存

擇而爲之期於必成非博不通非專不精說擇術第三

或謂宜分經學

小學史學屬業其法良善願經費太鉅不能辦也姑俟異日

算學難得師省城有韓君紫汀精此可以問業

諸生問曰術聽人擇何爲必通經乎曰有本大學曰物有本末論語曰本立而道生聖賢通天下事理言之謂之本學人因謂

之根柢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羣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

根柢亦在通經

或曰史與經何與不知史學要領在三史不通經學小學未有能通三史者也

通經之

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不通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不通經學其讀史不能讀表志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

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於詞必儉於理

不通小學亦未有故能盡通文選者也

凡爲士必知經學小學綜此兩端其在篤嗜神悟欲以此名家

著述者終身由之而不盡若夫約而求之治說文者知六書義

例之區分篆隸遞變之次第經傳文字通借之常例古今音韻

之異同足以治經矣治經學者知訓詁之本義羣經之要指經

師授受之源流儒先傳注異同長短之大端足以折中羣籍矣

卽此數要先正老師其說已備其書具存輯軒語書目答問舉之已詳稍求

之深者治說文三年治經學七年通計十年不為多也求之淺

者治說文一年治經三年通計四年益不難也苟有其本以為

一切學術沛然誰能禦之要其終也歸於有用天下人材出於

學學不得不先求諸經治經之方不得不先求諸漢學其勢然

其序然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性各有近有不近如謂強人人為

經生博士而盡廢此外之學術何為更以史論詩文課之哉說

務本第四

諸生問曰經學小學之書繁而難紀異同蠡起為之奈何曰有

要使者所撰輶軒語書目答問言之矣猶恐其繁更約言之經

學必先求諸學海堂經解小學必先求諸段注說文史學必先

求諸三史總計一切學術必先求諸四庫提要以此為主以餘

為輔不由此入必無所得說知要第五督部吳公初議入院者人給五經一釋文一史

記一文選一史記合評一如經費能辦可著為法更有國語國策兩漢三國說文 兼歷代帝王年表簡明目錄皆成都有

版價直亦廉諸生節衣縮食亦須置之

諸生問曰既知要矣如何而後有效曰在定課人立日記一冊

記每日看書之數某書第幾卷起第幾卷止記其所疑記其所

得無疑無得不可強書不貴多貴真過目不貴猛貴有恆不貴

涉獵貴深思不貴議論貴校勘考訂不貴強記貴能解能解方能記不

解自不貴荆新解貴通舊說不貴更端貴終卷大略書三種說文一提要一其

餘或經或史一各看若干葉使者置有提要三部猶恐不能周各擇一類分看可也 監院督之山長旬而

閱之叩詰而考驗之一課不中程者罰月費二課戒飭三課屏

之院外說定課第六

諸生問曰有依課計功而無所得者何也曰不用心之咎也平
日嬉娛臨課而搜索枵腹日日課試無益也繙書鈔撮姑以塞
責檢之不能得讀之不能句摘之不得其起止鈔考据之書不
能辨其孰爲引證語孰爲自下語也鈔記事之書不瞭然此事
之原委也如此則鈔之而仍忘引之而不解雖日日鈔書無益
也作爲文章以勦襲爲逸以儲材爲勞讀近人淺俗之文則喜
古集費神思則厭甘仰屋以課虛不肯學古而乞靈雖日日爲
詞章無益也用心之狀古書雖奧必求其通不能通者考之羣
書勿病其繁問之同學不以爲恥文章縱苦翌勿因人縱蹈摹
古之譏勿染時俗之習如此而不效未之有也說用心第七
諸生問曰用心而以爲苦何也曰信之不堅中作而輟古書多
簡古訓多迂古事多隱陋則多怪厭則生疑畏難則思遁己不

信矣凡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爲古學爲高文忌者謗之俗
淺者譏之專利祿求捷獲者笑之挾私見者攻之不爲搖奪者
眇矣夫使者亦何爲焦心勞力而設爲難行難效有害無益之
事以困蜀人哉野人食芹而甘遂欲公之眾人同嗜者試之異
趣者聽之必能信古書信師說信使者之不欺雖或猶豫姑降
心抑志勉而行之行之三年果無可好棄去未爲晚也使
者誠
譚陋顧所撰輜軒語書目答問兩編開發初學論卑易行如能
篤信而擇用之雖暫無師必有所得矣如并此淺易者百言而
百不信雖許鄭在左程朱在右將益駭而苦之矣亦何益哉說
篤信第八

諸生問曰此可以祛不學之病矣近世學者多生門戶之弊奈
何曰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經濟詞

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輔軒語言之已詳大要讀書宗漢

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

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

心知之學人貴通其論事理也貴心安爭之而於己無益排之

而究不能勝不如其已也諸生問曰然則何以不課性理曰宋

學貴躬行不貴虛談在山長表率之範圍之非所能課也後所說慎

習尊師云云使者於兩家有所慕而無所黨不惟漢宋兩家不

偏廢其餘一切學術亦不可廢若入院者抱一而自足是此而

非彼誤矣不入院者執一以相攻更大誤矣說息爭第九用漢學之

師法雖兼采諸儒之說亦漢學也守宋學之準繩雖不談性理亦宋學也漢學師法止於實事求是宋學準繩止於嚴辨義利

無深談也

諸生問曰爭端息矣猶有慮乎曰慮在不尊師無師功半有師

功倍既來主講必有所長虛心請業聽言則記無窘其疏勿抵其隙勿妄生辨難勿以教督下考而不悅同舍諸生復加切磋學優勿吝考下勿妒勿嬉談廢日勿狎侮經史繁重者一人繙之則畏難而自廢同力檢之則易得疑義難解者獨坐冥思則窒詰難推求談諧趣妙則通此友之益亦師之亞說尊師第十諸生問曰學如是足矣曰不然不求進功先求寡過今天下之書院不溺於積習者罕矣人多則咙課無定程則逸師不能用官法則玩嬉游博塞結黨造言干與訟事訕謗主講品既敗矣學庸有成乎蹈此者監院以聞屏懲不宥齋長與有責焉昔者湖學弟子行路皆識令人敬愛不亦美乎說慎習第十一諸生問曰爲弟子之道敬聞命矣然山長之教法不可知也奈何曰有良師來其道可擬議而豫知也書院非試場月課非考

試此教未成者非考已成者非善誘不可初學窮經未知所從

憑臆妄說無益不辨純駁任意鈔撮亦無益每課發題經解題

必出先儒已有確解定論者使之疏證以規其悟疏證者比類引書以徵實

或舊解兩歧者使之自決以規其斷先檢元書宣示諸生使其

領解然後下筆總須其書為院內所有者主講既評其卷指其乖合通塞必

為書一確解張於講堂史論發題論史事勿論一人重考辨不

重空論發題取諸正史各志及通鑑紀事本末通典通考之屬詩賦雜文多令擬古示以

元作使之考其義法摹其氣格如是則課一解即通一經義也

課一論即知一史案也課一詩文即熟古人一詩文也此非如

科目有去取不可令其射覆以窘之也說善誘第十二今年使者限諸

生將說文依六書分類欲其將說文通閱一過也令其將歸方

合評史記以五色筆照臨欲其將史記通閱五過也令其先閱四庫提要經部為其中或考核著書人之本末或校勘版本或議論他事不專詰經可以開發性靈也此亦誘之而已其法未

必盡於此其意或可采而用之

山長與諸生五日一會於講堂監院呈日記山長摘其所習之

書而問之以驗其有得與否閱日記畢與之講說問難不禁所

記不實者罰之前所講授不能覆答者罰之甚者夏楚之假歸

視遠近為限逾限不至者除其名到日候闕再補說程功第十

三每月官課後始到者不得領月費

既懲其惰又惜其力月止二課

官課一齋課

一課止四題

經解一史論一雜文與賦

為一詩一賦與雜文不並出雜文或駢或散惟宜

可減不可增四日繳卷必有餘力乃

可讀書若思而不學精力勞憊無益而有害非教士之本意也

說惜力第十四

調院之外投考者不禁核其籍貫學冊其人之有無及真偽驛

入外省人者責監院

投考多空名積習如此

收錄須少嚴宜由山長面試

一次以備參檢其文理字蹟也三課不入二百名內者除其名
每課膏火百名住院者常居十之七投考者無過十之三若投
考過眾佳卷過多亦無過十之五不使奪其膏火以給其用說
恤私第十五

凡給月費膏火監院冊其名加山長圖記乃以請
於鹽道鹽道亦書其名舉其數揭示於院門外

凡爲山長不可懦也牖導必寬約束必嚴山長主之監院佐之
齋長承之各衙門督之敗習者邪說謬論者名雖著錄而不奉
課程者有罰輕者罰月費重者夏楚再重者屏逐再重者旣逐
出監院仍稟提學注劣甚至褫黜院門至戍則鍵閉無名籍者
不得容一人入居於院院設齋長四人以助鈐束稽程課增其
月費以學優年長者充之由學院選用無過不更易闕則請命
而更補之監院不得私派不得以錢物瓌俗事委齋長有犯教
條者監院齋長不以聞輕則記過甚則更易說約束第十六

書院所儲之書監院有籍除官發外使者捐置二百餘部二人掌之增其月費

凡書必責掌書者題其前額違者罰不如此不能檢不能讀也

歲一更不得留不得用本城人為其居於外也不得借出院掌

書須擇曉事者不可濫尤不可吝也若遺失勒限領書者借覓

鈔補不能補者罰掌書者無罪其罰卷多者每函一月月費卷

少者每部皆以一函論尤精祕者酌增若罪掌書則固閉不出

罰過重則人不敢領失書猶可束書不得讀不可也說書籍第

十七局刻書版藏於院者印售時視紙料定價三等刊播宣示若經費充足凡切要同看之書院中須各置十許部若

注疏經解正史通鑑提要說文玉篇廣韻及考據家最著之書周秦諸子大家文集之屬雖費數千金其效甚鉅不足靳也姑俟異日正史

即坊本亦可

諸生問曰不課時文何也曰無庸也世人應試而不好學根柢

日薄而四書文日益不振明詔使鄉會場加意經策而下無以

應故爲此以養其原以補其不足若四書文大小場用之各郡縣書院課之諸生無不習者今復課之贅也且月增四書文一課時日精力不能勝也諸生日如此得不與科名相妨乎日不然根柢深而不工詞章者尠矣工一切詩古文辭而不能爲舉業者抑又希矣其於時文有相資也無相害也或自爲之可也或應他書院課爲之可也豈禁之哉況乎策論詩賦便考古也課卷用白摺習書法也由選拔以至廷試未有不視古學楷法爲進退者也時文固所習又益之以諸條其爲科名計抑亦周矣說釋疑第十八

凡十八條使者所以爲蜀士計者如此後有山長與夫大吏學使主持此事者視可用者采之未備者補之若遽不能得師師或怠於教諸生自爲之莫余禁也法不善雖立不行法雖善久

而亦變先王不能得之於後賢況官師乎其行之而堅與不堅效與不效非所敢知也夫蜀之當務不獨學也學之宜修不獨蜀也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使者之職也揖諸生而退遂書問答之語以為記

讀經札記

駁公羊大義悖謬者十四事

皆與左氏違異者

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於傳文加周文義自明

猶言王制之正月周正之

正月而尊王之義大著公羊以王為文王乃用緯書文王改元受

命之說遂為後世僭逆悖亂之禍首

一公羊以賣君之祭仲為知權合道

左記祭仲事皆有譏鄙之辭但記時人之語以智免

而已

一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謂輒可拒父

左不取衛輒及孔悝

一公羊賢鳥獸行之齊襄附會以為復九世之讎左不取齊襄

一邾黑肱以濫來奔左斥為叛斥為賤公羊獎妻嫂之叔術以

為賢者獎叛國之黑肱公羊作弓以為宜有地

一昭五年舍中軍魯遂亡矣左以為卑宮室又極言叔孫姑不欲毀乃深惡之也

公羊以為復古

一昭公攻季氏被逐公羊記其事曰昭公將弑季氏又曰吾欲

弑之終弑之怪悖可駭齊侯唁公於野井公羊述其應對之辭末

綴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以觀矣國君奔亡孔子痛憤之不暇

而賞其儀節辭令乎不惟無君抑且誣聖左深惡意如閔昭公之失國而譏昭公之

習儀

一公羊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襄三十年葬蔡景公公羊說之

曰君子辭也何休解曰恕蔡般公羊慘激至矣何獨曲恕一弑

君弑父之蔡般乎

左無傳

一逢丑父免君於難左褒之公羊非之董仲舒又力行其說

一宋襄公泓之戰愚妄沽名喪師傷身左極譏之公羊以為文

王之戰不是過

一晉人圍郊

昭二十三年

乃會王師討王子朝

左傳云二師圍郊記其事甚詳

公羊

乃以晉為伐天子

子朝居王城在西王居成周在東郊邾在西為子朝所得故晉攻之公羊不考事實不明

地理

一成周宣榭火左曰人火之也公羊所見經文作災說之曰新

周也邪逆之徒遂傳會為春秋當新王之說

孔異軒陳東塾雖力為公羊解免然

周公時已有成周之名何得為新實公羊好怪妄說作俑也

一吳頓胡沈蔡陳許雞父之戰

昭二十三年

公羊謂不使吳主中國

亦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狂怪駭人是為今日逆亂

之徒所祖

一澶淵之會襄三為宋災故公羊謂卿而書人貶卿不得憂諸

侯不思春秋卿大夫交會憂諸侯之事甚多未嘗皆貶胡乃於

救災貶之左謂謀歸宋財既而無歸卿不書信也公羊謂財復矣

駁公羊文義最乖舛者十三事

一誤以隱公之母君氏卒為周尹氏遂誤以桓公之母夫人子

氏薨為隱母聲子以致仲子之薨不見於經一突有考仲子之

宮之事二隱母稱夫人自與桓以母貴之說矛盾

一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公羊臆改為公子陽生公羊本經昭三年有北燕伯款

奔齊一條不考

一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成平也三傳此字義多有公羊見下有取

郟鼎之文因讀為助成之成不以下取鼎為大惡而以會稷為

大惡此誤解字義所致先為討亂後得賂而罷惡在後不在前四國興師而後宋致賂故止賂此四國也

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謂甲戌亡己丑死難通左謂再赴為通

一鄧侯吾離來朝誤以為鄧滅故名不知其時鄧未為楚滅

一齊仲孫湫來論為慶父魯人何為冠以齊

一左氏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經文以音近論為頃熊遂造為娶

楚女之事

一齊人執單伯又執子叔姬公羊不知其事實見男女竝被執

造為單伯與子叔姬道淫可謂出辭鄙倍

一歸于為罪未定歸之于為罪已定不知其義

一未歸于曹郭公公羊誤讀為一句謂郭公歸于曹不辭且寓

公又何得言歸

一衛石惡與會釋之日惡人在此矣如此說經意真可解頤也
一公羊自云名從主人乃於仲孫何忌作仲孫忌魏曼多作魏
多不以爲脫文而以爲譏二名

一全經王正月公羊皆以王字絕句

公穀兩家後師說春王兩字怪謬百出皆由此起

至黜周王魯文成致麟等類乃公羊後師之謬說其何劭公所
創造附益者尤多姑不具論此外迂曲刻深不合於理者不可
勝計已爲鄭君所駁杜征南所糾及後儒所不取者亦不具論

讀聶氏三禮圖

圖象躋誤甚多漏略尤甚大率雜采注疏及唐以前人說依違
成之說雖有本而不善解隨文生義而不求密合專據本文而

不尋證類又罕通小學

唐雖以說文設科無能精通者

目未見古器

古彝器至宋宣和間

朝廷好古於是發掘進獻競爲考釋始少得端倪至國
朝好古者益多辨析益明唐以前雖見古器人不識也故說多

難通此所謂唐人之經學也

有西漢之經學有東漢三國之經學有南北朝之經學有唐人之經

學有宋元之經學有國朝人之經學各有流派截然不同

北宋楊甲六經圖南宋楊復儀禮

圖明大字本六經圖皆未善

明劉績三禮圖未見

欲曉古禮器禮制須看

江慎

東原

任植

幼瑤

張皋

文軒

洪鈞

諸家圖說

呂防

大薛功

阮伯元劉燕

吳荷

諸家款識

張菴

蒿凌

仲次

二金

榜字輔之

皆國朝禮學名家然

於服器圖式不詳故止稱前數家

於服器圖式不詳故止稱前數家

讀惠吉士詩說

葛覃之詩曰芣澣芣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

之禮也泉水螽蟶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

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

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

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

各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並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於未昏之前而略於既昏之後如此其疏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于何知之于春秋知之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氏傳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正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禮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其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詒懼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

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爲知

禮也夫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先于趙必有所據矣

案士昏禮之文不具者多矣昏前教成之祭昏後反馬之文

皆未詳著之也左氏生于春秋時自當習聞其禮况毛詩之

語意坦然明白乎若謂歸寧之歸卽爲嫁嫁時當稟父母之

命聽諸母之戒禮節繁縟女於此時豈得與聞夫昏禮在壻

家猶不稱主人所以遠恥也豈有女子將嫁乃自告師氏而

遂行乎無理甚矣聖人制禮必本人情未聞女一嫁而卽終

身絕不與通也趙氏說杞伯姬來義長近段茂堂直謂父母

爲舅姑尤謬古無此稱

杜注以意爲之甚多不盡有據也

女子將嫁纒笄

綃衣不聞衣葛季秋仲春絺綌安用

綃衣見士昏禮

壻車在門姆親

授綏何待女告此等迂說豈惟遠於人情顯與本經抵牾原

其依據但本穀梁穀梁之謬可勝既乎

宣王封韓侯于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于南陽欲以制荆蠻然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于戎申滅于荆韓滅于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

案幽之亡由于溺色廢嫡不在封申若宜曰不廢申伯何由叛周召戎哉王綱解紐諸侯自相吞併春秋治亂之樞紐亦不僅在申韓之滅詩可藉以考史而不得卽以詩爲史也此條云云皆書生之見

讀臧茂才經義雜記

詩駟駟牡馬釋文駟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駟同說文馬部云驍良馬也駟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駟駟又駟牧馬苑也詩曰在駟之野案毛傳駟駟良馬腹榦肥張也與說文駟馬盛肥義合據釋文云駟說文作駟則說文當於駟下引詩駟駟牡馬駟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駟駟及在駟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冰等竄改

之洞曰今以意定之當是在駟之野駟字不誤蓋字本作坳因此詩言牧馬地因加馬旁經典此類因事製字之文甚多不得悉咎說文改之也至駟駟牧馬則當依釋文別本作駟駟明是學者因下駟字牽連致誤何以明之詩篇目多摘首句一兩字然無摘取虛字者嚶嚶草蟲交交黃鳥不聞以嚶

交命篇也駟駟古聲同

同古讀如廣

斯致譌之由也說文駟字明

是因駟字形近傳寫致誤事理可信如此說則明白簡易豈不較勝奮然武斷指四牡駟駟在駟之野爲後人竄入乎本朝說經諸家穿穴隱奧校訂奪落辨析真偽洵爲卓絕古今然於經文傳注與己說不便者動輒云後人竄改亦是一大病鄭君好破字固開其端然只聞易其音讀不聞長言累句爲後人竄亂也如此說經抑又何難於是王子雍實爲說經者之藏垢李少温反開講小學者之謬門矣

讀段大令周禮漢讀考

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立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案經文祠字當是詞之誤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立謂辭命六辭之命也是則故

書辭作詞之證而近人詞辭溷用可援二鄭說周禮者正之說
文辛部辭說也从爾辛爾辛猶理辜也玉裁謂此文辭之字也
司部曰畧者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玉裁謂此發聲助語及摹
繪物情之字皆謂之畧也

案辭獄辭也

若今世供狀矣

从辛辛罪也

辛即古愆字

从爾省聲爾即司

字亦即治字其字从爾司聲爾篆文作

謂籀文

讀如絲

說文絲籀

文其實此乃治亂之亂本字也象兩手理芴絲之形小篆誤

分絲為一字爾又為一字

爾即爾省

於是爾加司為治亦為司爾

而爾字偶省或爛脫去司中口遂成亂形隸書遂變作亂說

文臆說之曰乙象形遂專為繆亂之字又見經典中多訓作

治字則從為之辭曰古人美惡同辭治亂曰亂不知此正是

治本字絲乃亂本字也

即書作爾亦可

所以尙从絲得聲者緣古文

多有羨文借字其時書爵字者或借劓字爲之亂後人不曉
因謂繆亂之字必當加乙遂致兩字相混反客爲主於是亂
字以劓字之體冒爵之聲治字以同聲段借之偏旁而專治
理之訓辭本从辛从劓省聲以台音近故或體逐便从台从辛後又加水旁繼字以最初爲母
之字失其本義廢而不用但附見於他字之偏旁而已又假
辭劓爲言詞字後遂从劓省著言別行其實辭詞固無甚分
別也

讀汪拔貢述學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
所記于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
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
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傳合而

未得暢其旨也一以爲誤一以爲缺舉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於書以爲本義固然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爲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于其途則無能置其口矣

案大小戴記皆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漢書藝文志固有明文何得於四十九篇中強分軒輊先王設教孔門授學自當本末兼賅道器竝著豈有但詳學僮儀節之文五禮名物之制而於身心治道絕不容一語及之者戴記諸篇多專紀一

義大學之義正與少儀對文

曲禮內則竝同

與祭法明堂喪服大小

記冠昏燕射同例豈三代以來建國立學皇皇辟雍必不應有教法梗概流傳來許耶宋儒習染禪宗誠爲痼疾然於大

學何與孔子傳曾傳其徒因其所受著之竹帛經師通義何足爲異至德要道舍此安歸支流餘裔妄哉此語將謂孔孟大道許鄭儒宗但解編纂說文繪畫三禮圖而已乎此二事在今日陋俗則爲甚難在漢儒止是入門功夫耳不惟謬議聖傳抑亦厚誣漢儒之甚矣使後世以漢學爲詬病者此輩之罪也

附錄

先生經學受於呂文節公賢基史學經世之學受於韓果靖公超小學受於劉仙石觀察書年古文學受於從舅朱伯韓觀察

琦弟子

記

先生性疏曠不欲爲外吏旣膺疆寄屢上疏乞休嘗欲讀書十年再出任事曰司馬溫公已官中丞而居洛著書十八年湯潛庵耿逸庵已官監司而解組講學皆可師也同上

先生曰通經貴知大義方能致用義理必出於訓詁於是因訓詁而事考據因考據而務校勘久之漸忘本意窮末遺本買櫝

還珠與身心世務全無關涉此漢學之流弊也

與寶廷書札

先生曰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烈於不

通西學者矣

勸學篇循序

先生早年讀書有所得輒別紙疏記日久成一巨冊展轉失去

惟存讀皇清經解札記若干條後人編入雜著藉見一斑又有

讀穆天子傳經義述聞劄記亦未之見

許同莘編遺集敘例

先生嘗言生平於易禮春秋致力最深欲乞身歸里著經說數種而事與願違頗以爲憾又嘗屬廖季平教授平爲易例長編左傳經例長編發凡起例粗引其端旋亦中輟袁忠節云公讀

書沈思穿穴一事一義必了徹其究竟從不妄下丹鉛嘗勝其

座曰兵家盡補能康世經義咸明乃著書想見立言之矜慎同上

先生官翰林時與吳縣潘文勤公討論金石文字書札積數卷

考釋攀古樓藏器雜說諸篇為潘刻所未載其考釋積古齋筠

清館各器則辨正之文為多書中自云平日於論人論事皆如

此但求其是無門戶之見同上

先生惡六朝文字謂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喪文敝之世效之

何為凡文章無根柢詞華而號稱六朝駢體以纖仄拗澀字句

強湊成篇者必黜之書法不諳筆勢結字而隸楷雜揉假託包

派者亦然謂此輩詭異險怪欺世亂俗習為愁慘之象舉世無

寧宇矣後來乃悟此論之識微見遠也弟子記

先生自奉儉約未嘗自造一屋置一田癸卯入覲孝欽顯皇后

賜銀五千兩乃建慈恩學堂並捐置莊田以惠學子又仿范文
正故事奏置義莊贍族其同高祖以下別置孝義莊一區歿後
家無一錢同上

先生抗懷千載所在祠其名賢先哲若晉杜成侯陶桓公唐裴
晉公李贊皇宋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無日不流連心口

之間

陳寶琛
撰墓志

先生曰聖人之道囊括萬理神化無方大賢時一幾及之儒家
得其繩墨而已故漢藝文志儒止居九流之一不能該道之名
而盡有之猶之釋氏之學有佛傳有菩薩傳有祖師傳祖師定
非佛也余性魯鈍不足以窺聖人之道學術惟與儒近儒之
爲道也平實而絀於勢懇至而後於機用中而無獨至條理明
而不省事志遠而不爲身謀博愛而不傷守正而無權必其並

世得位有數千百儒者與之共修一道其道乃明共舉一事其

功乃成

傳魯堂
詩集序

先生遺著惟詩集爲手定晚益深厚讀白樂天樂府云誠感人
心心乃歸君民末世自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諭
詩又有讀史絕句廿一首皆憂時感事之作忠悃訐謨流露言

外非尋常詩人語也

詩集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七終

水求厚常補人需也
 精又存萬史錄廿一
 心亦代誠我來出白
 式生後齊州新案秋
 心共之一道與道以
 一其舉一事上